



影 鬼

著 許 少 張



3 0528 3871 5

平 北  
館 書 印 東 雲

1991

一九四四年出版

敬 希 垂 注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六 角

北 平 寬 內 絨 線 胡 同 震 東 印 書 館 發 行



像 肖 者 著

07279

857.63  
310.47-8

### 鬼影目錄

1

(一) 金陵的故事.....	四二
(二) 白薯.....	七四
(三) 在偵緝隊裏.....	一三二
(四) 燕兆姑娘.....	一五六
(五) 黑龍潭邊.....	一七六
(六) 表哥之死.....	二〇〇
(七) 將來的愛人.....	二一六
(八) 王寡婦.....	二二八
(九) 走到她的墳前.....	二四一

附  
不  
能  
不  
看

## 序

這本集子，是我的契友——張君少峯近三年中作品的結晶。當牠被搜集而要付印的時節，他曾把牠捧送給我，——請我替他改正，並加以批評。

我是個研究醫學的，對於文學作品，當然是個門外漢。所說改正和批評，我實在承受不起。不過，在我讀完了這本集子後，心中起了一種異常的反應：其初，我讀着張君的作品，覺得牠結構的巧妙，文詞的柔媚，命意的滑稽和諷刺，不由得我要笑。但是，仔細咀嚼一下，我覺得張君的作品，不只是結構的巧妙，文詞的柔媚，命意的滑稽和諷刺。而牠最使人感動的地方，確是，寓意的深刻，筆風的銳利，將社會的黑幕，和人心的冷酷，都揭穿了。使我感覺世界上空虛的可怕，而至於要哭。

近來作品中，有能使讀者笑的，——像滑稽小說；有能使讀者哭的，——像哀情小說。魯迅先生的作品，——吶喊，彷徨，能使讀者苦笑，所以他自成一種作風。而張君的作品，能使人興奮得忽哭忽笑，這是他和近代作家不同的作風。

摘出張君全集中的金陵故事一篇，來作個例。金陵的故事，是描寫一個淫蕩女子，去欺騙男子，用筆的滑稽和諷刺，幾令人捧腹大笑。而描寫失戀的痛苦，形容愛情的虛偽，又令人可悲。

我因為對於文學素無研究，只能就我所感覺出來的，在張君付印這集子時和讀者諸位談談，或者張君作品還有更精彩的地方，和缺陷的地方，只好讓各位讀者再加批評。

一九二九，十二，十四。

趙瑤亭序于北平

## 小引

近來有許多的小說家，在他的短篇創作搜集付印時，多半將其全集中的一篇抽出來作全集的名稱。這種辦法，我始終不大同情，因為其中的一個題目，決不能代表全集的意思。所以我付印這本集子時，我找了個新名！鬼影。

在我過去，撞見許多的危險，在戰場中，在斷頭台上，在黃浦江中，在失戀後；在每一段危險過去後，我總覺得那危險過好玩的，不忍放過去，便用小說的筆法，去記載當時經過的事實，三年後，而纔集成了這本集子。所以，這本集子，也可以說，我生平所遭遇的一個紀念品了。

危險終久被迭次奮鬥過去，現在，我依然無恙，這是多麼榮幸！在九

死一生的我，還能夠自己瞧見付印自己的紀念品時，怎麼不找個吉利的名子，而單把這本集子叫着兇惡而飄蕩的鬼影？這是我的朋友在我找妥這名稱而付印時節實問我的話。

不過，在我想，我雖戰勝了種種的危險，至今而殘留下個我。但是，我只承認留下我的軀壳。我的精神已經被酷冷的社會，和兇惡的人心，所絞死了；早已葬在戰場中，斷頭台上，黃浦江中，愛人的懷裏。這過去用小說筆法描寫出來的事實的作品，是我死去的精神的遺跡，是我死的精神的結晶，所以名之曰鬼影。

我付印鬼影，既不是在社會上表演我的藝術的手腕，文學的價值，更不是要社會的人們歡迎；是自己給自己散計聞，自己追悼自己。但是，我要把牠獻給我親密的朋友，叫他們對於已經被酷冷的社會，和凶惡的人心

所絞死的我所留的精神的遺跡，精神的結晶！鬼影，留下點眼淚吧！

我還要將牠散佈在酷冷的社會上，要使已經被酷冷的社會，和兇惡的人心，所絞殺而未氣絕的人，讀着這鬼影，而起了對我的同情，並且要激起他們對酷冷的社會奮鬥，與兇惡的人心死戰。或者，他們的將來，不落於像我自葬自己而又給自己散計聞的怪現象。

一九廿九，十二，十四，張少峰序於北平。



## 金陵的故事

(一) 鷓鴣寺裏

今日，回到宿舍中，身上懶懶地，躺在牀上，正想着睡，米斯窸走進來了。我趕快的爬起來，讓她坐。她笑道：

「在家中無聊，出去玩玩吧？」

「好好！我正想出去玩，適纔愁着沒有伴。」我說着拿起帽子，催她出了宿舍的門。她說：

「我們到那裏去？」我笑着說：

「依你吧！」

「我最喜歡的鷓鴣寺：那裏又清淨，談話也方便。」她向我微笑着說。

「好，我也合你同樣的歡喜那個地方。我們就到那裏玩玩吧！」我說着和她出了中央黨部的大門。

我一面走着，一方想着，今天真是奇遇，她居然肯到我房間來，又居然肯約我出遊，待我有點不尋常……莫非……不能，像我長的梅花一片的臉，焉配得她那種嬌艷。瘋子呀瘋子！你這不是成了癩蝦蟆了！

我抬起頭來，打住我的幻想，仔細端量她的背後，我發現出女子的美，不只是有前面，像她的背後曲線的美麗，異於一切的女子，單說她那兩個臀部被青色的裙子緊圍着，現出小巧的左右擺動，這是其他女子呈現不出來的。

我不敢再看下去，放平視線，迎面來了一陣清風，送過了一些似橄欖非橄欖的香氣來。不由我閉死眼用力吸了兩口，那香氣便跑進腹中，從腹

中又想往下跑，我急忙將牠止住。

她好像猜透了我心中所幻想的和我在她背後偷看她的情形，因為她不住的回頭，並向我微笑。她說：

「我最喜歡江南風景，葱綠可愛，北平那地方太乾燥了，終日風塵滿面的。張同志，你呢？」

她這一問，把我適纔所幻想的及偷看的……都趕跑了，忙回答她道。

「是的，我也歡喜江南，尤其在春天。」

我們談着走着，一步一步往上去。她說：

「我到這山上已經是第二次了，但是——那燕脂井我始終沒有找着。」  
你願意瞧古燕脂井嗎？就在這山東坡，我說着跑到前面領路。

「這就是古燕脂井，」我指着告訴她。

「噫！這就是古燕脂井嗎？陳後主和他的妃子就死在這井中嗎？」她笑着問我：

「不錯，他們殉情了。」我嘆息着。

「真能夠情到可以稱讚，但是，騙馬振華女士而假殉情的汪世昌未免太可惡了！」她憤恨着說。

「這種愛情之賊，提他幹什麼？」我說着催她往上走，直到了鶴鳴寺。我找着很清淨一間屋子，便和她坐下，叫寺內的住持倒上兩杯茶來，並買了兩盤瓜子，和米斯袁開始談論起來，她一面喝着茶，一面問我：

「張同志，你是山東那一縣？」

「黃縣。」

「伯父母還在吧？」

「早年去世了！」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得毋留。」她笑了。

「你的夫人美騰嗎？」

「真美麗，就像這廟裏的胖鬼。」她笑的比較利害一些。

「太謙了。你們感情可好嗎？」

「好什麼，——好，也是片面的；也許她待我好，但我可不愛她。」

「是舊式的女子嗎？」

「當然是舊式的，而且是舊式的舊式。」

「你既然不愛她，爲什麼不提起離婚呢？」

「噯噯！米斯康呀！我找不出對象，離的什麼婚呢？況且像我長的這

樣醜，那個女子能愛我？不離婚，人生真意拋棄，離婚，人生真意又何處去尋？又何必增加被社會遺棄的舊女子的痛苦呢？我永久不回家，永久抱獨身主義，候到革命成功，我便歸隱這鷄鳴寺，以避這冷酷的世界吧！——我說着眼淚直流下來。

「你不要這樣傷心，容貌，並不是戀愛唯一的條件，主要的，還是俾氣，性質，學問，像你……」

「不要再說了。米斯袁，你怎麼也和我開玩笑呢？我是不配去愛人。反過來說，我也不配教人愛的。」

住持送上兩碗素麵，我讓米斯袁吃。

「我並不餓。」她說。

「先食一點，回去恐怕趕不上吃飯了。」我攆着她說。

我們吃完了飯，付上茶資，便同她走出鷄鳴寺。天色已晚，月光引路，在清淨山道上，我和她並肩且談且行；此時，我感覺着無上的快樂。」

走下山來，她辭我回去。我說：

「天色已晚。北門橋又新開了事，我送你回去吧！」她停了一會說：

「也好，不知爲什麼今天晚上使我感覺到這樣空虛。」

「怕什麼？有我呢。我說着大膽的握着她的手，她向後退了兩步，但她終久默認了。女子的手還這樣光滑柔潤嗎？我緊緊地握着她的手直送到她的公館門口。她說：

「謝謝你，明天再見。你也趕快回去吧！」

我目送她進門後，便用力吸了兩口氣，自己回想今天的光景，她待我到底是不尋常；不然，她決不能叫我握她的手；尤其是在我告訴她，我要

抱獨身主義之後，那美似芙蓉的臉兒紅潤了，的確她有意於我。哈哈！哈哈！有希望，明天再進攻第二步！

(二) 莫愁湖道上

半月來的天氣，沒有好過今天，正適宜遊山逛湖。米斯竟怎麼還不來。我想：不是她公館內有客，便是她家中發生什麼？不然，她自從那天和我遊鷓鴣寺分手後，有三天她沒有到黨部辦公了。我左右的思索：莫非那天我得罪她了？不能，那天的談話，我的措詞都是腦海中修正排列三四次纔說出口來，況且，從她的「顏色神氣」中觀察出我那天也並沒有得罪她。例如：她聽見我說消極的話，她的臉兒紅了；我握着她的手，她也默認……等等：這都是她愛我的表現。但是，她究竟爲什麼不來？不想她，反正時鐘已經到十二點了——遊山逛湖太晚了，可就不能去了。我敢不敢到她

的公館中去找她呢？我走出去走進來；暗想：去呢？不去呢？我真沒有決斷，然而晚了又不行。結果還是我硬着頭皮，鼓着勇氣，叫了洋車，直拉到她的公館門口。

我在車上照例排列我談話的次序，但是心中就像小鹿般的亂跳，我真不知道這次去還是吃閉門羹呢？還是遭逐客令呢？到了，我的心跳的更凶。我呼吸的氣，發出了不均的聲調。我拏錢給洋車夫時，不知到爲什麼手發顫。我壯着膽子敲了幾下門，裏面走出一個老媽子，帶些惡氣沒好聲的問道：

「你是誰？」

「我是張瘋子。」

「你找誰？」

「我……我找袁小姐。」

「有片子嗎？」

「有！有！」我拏出一張片子給她了。

「等等吧！」

我在門外等了半點多鐘，心中暗想，這可遭糕了！除却我心中跳得比先前更凶以外。便有無數的「逐客令」及「閃門羹」的情況在眼前亂閃動，等到那老媽子再出來開門時，嚇得我幾乎要跑了。

「張先生，袁小姐請。」

我可放心了！從老媽子先前帶怒氣的臉，現在變成和悅的樣子。我敢斷定今天她一定不惱我，或者因此加倍的愛我也未可知，心中平坦的多了。我隨着老媽子直走向她的臥室。她笑着迎出來說：

「我正打算去找你，可巧你又來了。」

「我這兩天很掛念你，你爲什麼有三天沒到黨部去辦公呢？」我說着進了她的臥室。她讓我坐下後，便從茶几上的洋鐵筒內抽出一枝煙，擦着火讓我吃；我本來曾宣過誓不吃煙，但是，今天却不知不覺又接到手中吸起來了。她說：

「這兩天，自從那天遊離鳴寺後，回家時身上就覺發燒，——也許是傷風，其實並不重。母親總是害怕，不叫我出去。」

「真不知道你病了！也沒有來瞧你，你現在怎樣？我對不住你！我對不住你！」

「你那裏有這些對不住？我不覺得怎樣？只是我母親太愛我了。依我意思，我決不肯在家裏苦悶這幾日。」

「今天全好了？」

「全好了。叫你掛心。」她笑着說。

「今天的天氣很好。你在家中又苦悶了這兩天，一定很寂寞無聊的。我打算乘這很可愛的天氣約你到莫愁湖去，替你消散消散你心中的苦悶，你的意思怎樣？」

「到莫愁湖去？」

「你……你不願去嗎？」

「願去，我很願意出去玩。不過莫愁湖只虛有其名，並不能消散我心中的苦悶。你願去我就陪你走一趟。你等一等，我修飾一下，我有三天沒有修飾了。」她向我笑着說。

她按了電鈴後，給我開門的那個老媽子就來了。她吩咐那老媽子打臉

水，一面又笑着說：

「今天你爲什麼不到黨部辦公？萬不要爲我就誤了革命工作。」

「不能！其實中央黨部的工作，也不能稱爲革命工作，只算是『黨官僚』的工作吧。」

老媽子端進水來。米斯|袁便走到那梳粧台前面，從梳粧台架上擎出一塊手巾沉在水盆內，又從梳粧台抽屜內擎出，香皂，香粉，胭脂，香水，密水……擺了一梳粧台。她開始梳洗起來。我仔細看她梳洗，我發現出女子洗臉和男子不同。她先用香皂在手巾用力揉擦，將肥皂都擦入手巾孔內，然後將手巾在臉上脖子上用力揉擦，完畢後，再用清水一沖，馬上臉和脖子上都白析紅潤起來。她用同樣的法子，依然將手及臂都洗淨了後。她開始用蜜水擦在臉上臂上手上及脖子上，再用雪花膏擦了一遍，然後又用

粉撲全撲了一遍，便將淺紅的胭脂在她嘴唇上塗了兩塗，如是她洗臉的工作完畢了。

她洗完了臉，用梳子梳好了頭。又到穿衣鏡前面照了照，開了櫃門拿出一件青緞子鑲紅花邊的旗袍，一雙黑漆高底皮鞋。她便坐在牀上，脫下下身的裙子，又脫下上身的花紋褂子；下身露出所穿粉紅色的帶有花紋的短褲，下面穿着人皮色的絲線襪子，上身露出粉紅花絲葛鑲花邊的小襖，胸前現出若有若無的曲線美。此時，我的心底確被她誘惑而衝動起來，我·很·不·能·跑·到·前·面·撫·摩·幾·下，但我如何敢呢！我只可站在一邊享享眼福吧！

她穿上了旗袍，脫下了舊鞋，換上黑漆皮鞋後，便走到穿衣鏡前面端量了一回，又將手洗了洗，笑着向我說：

「對不起，叫你等得太久了。請你再等一等，我去辭我母親去。」約

有十分鐘工夫，她跑回來笑着說：

「我們去吧？」我應着同她走出。

「我們坐馬車吧？已經預備好了。」

「頂好，——我們還可坐在一塊談談。」

我們出了她的公館，坐上馬車，向漢西門那條大道飛奔起來。我自己想：我和米斯坐馬車還是破題第一遭，先前羨慕人家有愛人，在公園，坐馬車，現在我也有了；先前一班朋友嘲笑我，說，「像張瘋子梅花一片的臉一輩子也找不着愛人，就是找着也是一個鐵利沙。」今天還說什麼？袁小姐的漂亮誰不稱道？她艷而不俗，嬌而不淫，我見過許多的女子，沒有勝過她的，——她是個「愛場」的女王；萬想不到梅花一片的臉的瘋張子竟占有女王。哈哈！哈哈！我真可驕傲一切了。

她瞧見了我呆看着她，她不覺淺笑了。瞧她對我的淺笑，底確傾心我，我應當繼續的進攻。

「你在中央黨部能否長此住下？」

「不，——我想離開此地，因為長住，便消滅我的革命性，但是……」我說着不知道什麼東西塞住喉嚨，使我往下說不出來，一陣心酸，推動我的淚珠滾下，握着她的手順便依在她肩上。我猜她一定推我起來，但她並未以我的表現為希奇。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安慰我說：

「我知道你心裏常常痛苦。恐怕自從你和我認識後更加痛苦。不過，我問你是否能常住南京中央黨部，我的用意，並不是攙你走。你何必感覺傷心呢？」

「我知道你不是攙我走，不過，我太愛你了，因為太……太……愛

你，所以我更傷心，因為我有生以來，永沒有感覺到愛人和叫人愛的滋味來。」

她又用許多的話安慰我，我纔漸漸止住我的淚。

她緊貼着我的頭，口中喃喃地談江南風景。我也緊貼着她的身上，默默地聽她肺中呼吸。馬車不住的得得地前進。

忽然一陣香氣，從她臉上送進我的鼻孔中，那香氣有點妖，吸進我腹中，便使我週身的血液都漲熱而循環快了。我真不曉得在那時我的膽量那麼大，陡然敢撲着她的脖頸拚命的吻她的雙唇，暗想她一定默認我了。萬想不到「拍……拍……」的兩聲。我的兩腮都紅腫起來。接着又聽到她的最嚴厲的罵：

「混賬的東西！我誠心拿你當忠實同志待，誰想到你狼心狗肺，來侮

辱我。你沒對着鏡子瞧瞧你自己，你還配去愛人嗎？」說着高喊了一聲：

「馬車夫！給我轉回去，不去啦！」馬車夫果然應着轉過灣子向回頭開。她還是不住嘴亂罵。我又是羞奮，又是悔恨，左右的躲藏，假使馬車頂上有孔，我一定飛出去。我無法可想，只得倚在車箱上涕泣。車輪聲停止了。馬車夫下來喊道：

「到了。」

她下來連頭不回到她的公館的門內。我也只得下來站在她門前。馬車又得得地開走了。我打算進去哀求她，告訴她我悔過了，希望她原諒我依舊和好如初；但咚的一聲那街門關了。

我哭着向回頭走。馬路上只有我一個人，颼颼地風向我臉上吹起來。我感覺悽涼萬分，我湧出來的淚也多了。我也記不清路，只得無目的的向

前亂走。我覺得越走天越黑暗，週圍越荒涼和悽慘。忽然踏着高疆，彷彿是墳丘；忽然落在穴內，彷彿是塋墟，但我並不怕，因為我決定要向「死」的那條路拚去。

### (三) 掃葉樓中

前些日子，我覺得人生是怎樣的有義意？我的前途是怎樣的光明？社會上是怎樣的有生氣？這兩天竟成反比例了，我感覺我的週圍都被「死」氣環繞着。我總羨美那曠野內的丘墳和河邊的枯棺。我覺得那些地方底確是人類的安樂窩。兩三天內心理中起了這種激烈的變化，恐怕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遭兒。

誰使我這樣？我何必說呢？反正米斯哀不打我那兩掌，我也不會變化到這樣。米斯哀呀！你真該死！我先前何常有戀愛的思想呢？我知道「孤

獨「二字是我前生鑄定的。我早就決定抱獨身主義，站在「愛」的圈外，看世界上男歡女愛的趣幕。她不該反攻我，在我眼前醜媚，把我久蘊藏在心房的情火，誘騙燃燒起來，誰都知道情火燃燒起來，非他所愛的人去安慰他，是不會消滅的；但是，很心的袁哪！她把我情火誘燒起來，她却爬在高埠兒上看，結果只得將我燒死。袁哪！袁哪！你真是個妖女子，狐狸精。

我明白了！米斯袁的陰謀，——是要殺我。但我決不中她的計牢。我總設法將我心房中被她誘騙起來的情火，消滅下去。消滅的方法；就是把我心神寄託在自然界上，——山水之間。說幹就幹；但是，何處去寄託？呵！呵！瘋子呀！你真傻！先前你不是願意逛山遊湖嗎？什麼雞鳴寺，什麼莫愁湖，什麼清涼山：那都是寄託你的情火的地方。不錯，先前我心房中的情火每將燃燒時，便跑到以上各地方去清涼。但是，現在雞鳴寺是不

能去了，那是我和米斯袁愛的起源，莫愁湖我也不能去了，那是和米斯袁愛的歸宿；只有這清涼山，——多虧這清涼山還沒有被她點污了。

我賭氣直跑到清涼山去，登掃葉樓。我找着一間很清淨的小屋子，喊茶房沖了一杯茶，我獨自喝着，自己呻吟着：「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這纔是孤獨者應享的快樂。從此以後，我可不再上任何米斯的當了。我用理智來制止感情，將已經流下的淚使牠向我喉嚨中後倒流。我決意把米斯袁的小像從我腦海中沖洗去。

戀，愛底確有條件的：容貌，金錢，勢力，都是愛的主要條件。米斯袁說：「主要條件是性情，脾氣，學識，」正是欺人之談，妓女騙客的手段。我應當認清楚戀愛的理論。我底確是戀愛的落伍者，這又何苦呢？我雖然恨她，但我總忘不了她那種嬌媚的態度。我實在止不住我的眼眶中的淚

，我任牠流下吧。我又何必假裝好漢呢？我索性大哭一場吧！我在激烈的痛哭聲中，忽然覺得兩隻眼被別人的兩隻手緊緊地撫着。我驚慌着說：

「你是誰？」寂靜地無人回答。我很以爲奇，覺得眼上那隻手非常的柔嫩——似乎是米斯的手。

我心中暗想：又不知那位米斯來媚我？陡然想起我和米斯在雞鳴寺的種種的情景，仇視米斯的心，使我驟然爆發起來了。我用力將撫死我眼上的牠的？雙手搬下來說：

「你這幹什麼？我是正人君子，不合任何人開玩笑的。」

我轉過身來一瞧撫着我雙眼的，正是我心中忽恨怒，忽想念的，米斯。我驚慌中，默默無語地呆視着她，心弦上陡然酸痛起來，兩個眼眶中的淚滔滔不絕的流下來了。他笑道：

「你爲什麼這樣傷心？」我被她這一問，使我越法難過起來，先前無聲的流淚，現在竟變成有聲的涕泣了。她又說：

「你不要難過，那天是我誤會你的意思；很對不起你，尤其我不該打你，千萬你原諒我吧！瘋子！你不要再哭。」她說着用手推我，我被她這一安慰，使我感慟得放聲大哭了。

那時，我不知竟有那些淚，把我的兩隻襖袖子，都洗透了。我足足地哭了一個鐘頭，纔被她安慰好了。我記得她說了許多親切而甜蜜的話，——尤其她那清新而柔媚的語氣，使我感慟而悔恨自己；把先前恨她，怨她，罵她，的話：都放在雲霄外了。我雖然哭而至於無淚可哭時，我還聳動自己的雙肩，好享受她柔嫩雙手的撫摩。她說：

「瘋子！你不用難過了。我們談正經話。我問問，你爲什麼獨自一人跑

到這裏？」我說：

「因為我心中感覺太難過了，自從那天以後，可說我沒有一時不把心身放在針尖上的。米斯裏哪！你真不該……。」我說着又哭了。她說：

「瘋子！你不要再提那天的事。那天實在是我的不對。」她說着把身子，偎在我懷中。我赫了一跳，急忙將全身向後一躲。她卒不提防，向前，閃了一下。她笑道：

「你爲什麼這樣的煩氣我？」

其實，我何嘗煩氣她。底確我被她打怕了。我瞧見她身子將倚在我懷裏的時節，我當她又要拿手打我。所以嚇得身子不知不覺向後躲了一躲。等她笑了，我纔曉得這一次和那天在馬車上情況不同，我纔慢慢將身子湊近她的懷中；但是，心中還是不住的亂跳，說：

「你這是什麼話？我……我實在是很愛你呀！但是，時纔我又當是你要打我，——我實在被你打怕了。」

「不，——再不打你了。愛情是曲線的，有波浪的；沒那天的衝突，也不能得到今天這樣的快樂。」她笑着說，——緊緊摟着我的腰。

我們倆個緊緊偎抱着，相視微笑着。我全身的血液像電流一般的循環起來。我覺着她全身的血液也像我一樣似電流一般的循環。最奇怪的我覺着我身上的血液好像似循環到她身上去了。她身上的血液也不知爲什麼竟好像似也流到我的身上來了。我們兩人身上的血液互相循環交流起來忽然來了一陣香氣，好像似和那天在馬車上一樣。我陡然又想起接她的吻，但是，她的兩手又在我腰上向我施威，——我覺着她兩手不住的一緊一緊地摟着我的腰，好像表示她的威風，我馬上把接吻的念頭打消。但是，剎那間

吻她的念頭又燃燒起來，最後我實在遏止不住了，我陡然抬起頭來摟住她的脖子，便想吻她兩腮。煞那間我的兩手忽又離開了，眼前就昏黑起來。因為我好像又瞧見她依樣的和在馬車上那次把兩掌舉起來。我清醒了以後，暗想：一定我的兩腮又要紅紫起來，我接着兩腮就覺着痛，我便用手撫摩着，底確不知道她打了沒有？我只是悔恨自己太沒有腦性了。

嗤的一聲，她笑了，接着倚在我身上。先前認為最寶貴的，誘我兩腮受刑的她的紅潤的嘴唇，倒反送在我的嘴上了，我出乎意外的歡喜，我用「力吸吮她的雙唇。哈哈！一天下最美的東西，原來是愛人口中的吐沫。」我緊緊地環抱着她的腰，她緊緊地俯在我身上。

我一面咀嚼這「愛」的滋味，一面暗想：這女子真奇特！上次在馬車上那種嚴厲的態度，今天居然對我又這樣的溫柔起來；假使那次我從馬車

上下來後，奮恨自殺了！卽不自殺，奮恨離開金陵。今天的快樂又何處尋呢？原來女子們戀愛男子，一些男子迷得精神顛倒，她們都用這種法子嚇！但不知她們從那裏經驗出來？先前友人對我說，「戀愛的成功，在能忍住痛苦。」現在我纔認爲真確的了。她說：

「你瞧，天色已經黃昏了，我們回去吧？」我笑道：

「再住一會吧！」又摟抱着她又住了一刻多鐘，她瞧了瞧懷中的表，又說：

「天已經快七點了，我們應該回去了。」我又笑道：

「我們再留戀一會吧！我……我實在不願離開你。」她向我笑道：

「你不要痴想！這個地方是不允許我們再住了。如果你今天不願離開我，！不然，我們到江蘇大旅社住一宿吧？」

「好極啦，我正想和你作長夜之談。但是，你不回家，行嗎？」

「行！我臨走的時節，已經告訴我母親，今晚不回去睡了——我做託到一個同學家去。」

我歡喜極了，喊出廟內的主持，賞了<sup>茶</sup>葷資。我們攬着腕走下清涼山，叫着黃包車直奔江蘇大旅社去了。

#### （四）別離金陵

我來到金陵計有三十八天，今天要別離金陵。

我別離牠，沒有什麼留戀。金陵有三不：電燈不明，電話不靈，馬路不平，也真能夠使人睡棄了。但是，我總有些戀戀不捨的表現，恐怕就是米斯袁吧。

早晨忙着捆行李，整理宣傳品，我又計劃到米斯袁那裏去辭行。所以

忙的我出了一身大汗，各事俱備了。我當然快跑到米斯袁那裏去了。

米斯袁在家中織手套。我告訴她：「我要參加北伐宣傳隊，在十二點便起身渡江了。」她握着我的手發急，最後急得哭了。她說：

「我真想不到你走的這樣快，我總想你雖然要走。也得再等三天兩日的，萬想不到你今天就要走！」她眼角中的淚就像開了河堤一樣，接着又說：

「——你能不能再住一兩天呢？」

不能了！爲戀愛不能耽誤了革命工作。我實在不願離了你，——但是，我這次到前敵去，是爲「革命」作犧牲，不能……我也不用得哭了。

她急得亂跺腳說：

「我們的將來？……………」

「什麼？將來，……反正我永遠的愛你，如長江之水。你對我……」

「……………」

「我也……是永遠的愛你。我的「身」「心」不是早已允許給你了？」

她哭的更切，兩肩也聳動起來。

我撲抱她的腰，將她輕輕地放在牀上，便向她唇上激烈的吻了一陣。

抱着安慰她有一刻多鐘的工夫，她纔止住了哭聲。她說：

「先前我們初次相愛的時節，我使問你能不能長住金陵？你疑惑我攆

你走，現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明白了！我也想不到我走的這樣快。革命黨真不自由。但願你無

論在何時，在何地，愛我的熱烈，始終不變。我相信總有一個時期，我們

可以相見，並且爲期不遠。」

「是的！我知道，別離算什麼？不過，我懊悔……。」她說着又哭起來。

「你不要傷心！我問你，你懊悔什麼？好妹妹！」

「我……我懊悔那天到莫愁湖去，在馬車上……太……太使你難堪了，使你感受最大的痛苦。」她哭的更利害了。

「你不要難過！那天我雖然感受很大的痛苦，但是前天呢？呵呵！在江蘇大旅社那晚上你太使我慰快了。」我摟抱她又激烈的吻了一陣。她的哭聲止住含羞微笑着向我說：

「今天我應當……。」

「應當什麼？妹妹！你說。」

「應當……應當使你像那天一樣滿足你的慰快，可惜，沒有時間了。」

她的臉變成緋紅了。

我緊緊地抱着她說：

「我這就很滿足了，只要你能永遠愛我，機會多着呢，我們又何必急呢？」我說着把她抱在懷裏，兩個臉靠在一塊兒。我用手伸到她的上衣內撫摩她的乳峯，從乳峯往下試探。她閉着眼享受，身子一點也不動，約有一刻多鐘的工夫，她笑着奪手站起來說：

「摸得我身上怪難過的。」

壁上的鐘已敲了十二下，我實在不能再住了。我向她告辭，她的眼圈又紅了，只搖了搖頭，轉回身去，向我擺手，令我走。我兩眼含着淚向她說：

「妹……妹妹！我要走了，希望你保重身體！」我哭着走出，——已

經快到大門了。老媽子便跑出來喊我：

「張先生，——小姐請你有話說。」

我又跑進去，她坐在牀上用毛巾擦淚。我坐在她的身旁，握着她的手問道：

「你有什麼話快說吧！」

「沒……沒有什麼話。你倘若到了天津時，有機會速來接我！」

「是的，——那是當然。」我說着又摟着她用力吻了一刻多鐘。

老媽子跑進來說：

「興華旅館的李先生請張先生趕快走，說是即刻要渡江了。」我鬆了手奪門而出。她送到大門外，我上了洋車，她的淚就像夏天急雨一樣地往下落，她只向我說了四個字，「前途珍重！」便趕快跑回去了。

洋車向前緩緩地走着，我的淚已經嘩嘩嘩地淌下來。心裏暗想：像這樣的女子，她待我又這樣的鍾情，何必又奔走革命呢？人生究竟爲什麼？不去吧。我令洋車夫拉回去，摟抱着她，溫柔體貼而至於死吧！然而，我可危險了！我這種行動，便是離開黨，離開黨便要腐化下去，永遠被人唾棄。況且紅粉佳人，轉眼便是枯骨。我又何必作情奴呢？」

我鼓着勇氣，來到戒子處，戒子等已經等我好久了。我們叫着兩輛馬車，約有半點鐘工夫便到了江邊，由江邊乘小火輪不到一點鐘便到了浦口，浦口的火車沒有只得暫且住下。

浦口的旅館真髒！房間又小。我胡亂地躺下，心亂了一會，以發綠漸地睡去，一縷情魂，早已飛過江去，尋着米斯<sup>ス</sup>袁抱着<sup>ス</sup>去了。

#### （五）江蘇大旅社內

北伐軍進行真快，總攻擊令下了後，不到兩星期便攻下濟南了，計算再有一星期便可會師北京。可恨日本又挑戰了，連日攻打濟南城。北伐軍爲免除與其衝突起見只好退出濟南。

我隨着第三軍退到兗州。政訓處奉令結束宣傳隊，我便失了工作的機會。魯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留我在會服務，我本來應當幹的。但是，我總願意回金陵一次，因爲我自出征以來，無時無刻不掛念米斯哀。先前還接到她的信：近幾日我連去五六封信，到底沒見她一封信，這是什麼原因呢？無論如何，我必須回金陵去瞧瞧。就是在魯省工作，回來再幹也不晚。如是，我決定登車南下了。

我在車上想：這一次到金陵，我決定要和米斯哀結婚。我猜想她是一定不會拒絕我的，因爲我離開金陵的時節，她會尋問我們的將來。況且她

此  
的玉體在江蘇大旅社那晚上早已賜給我了。不過，我們總要補行結婚儀式纔好！我們結婚的禮堂，頂好設在清涼山，因為那山是我們解除誤會的媒介。洞房頂好在江蘇大旅社，因為那是我們戀愛之花初開放的地方。

我到了金陵後，首先解決我家中的舊式婚姻。因為我不先這樣辦，米斯袁不相信的。先前我斷定我非守獨身主義不可，但是日後真沒想到米斯袁長得那樣妖嬌，她居然肯愛我了，——戀愛真沒有條件的。此後，我約米斯袁到西湖去度蜜月，細細咀嚼那「愛」和「戀」的滋味。哈哈——人的真意義就在這裡。

火車開到浦口後，我即刻賃船渡江，渡江後，便首先叫黃包車拉到江蘇大旅社，我尋找我們先前同宿的房子，茶房說：

「那九號房間王委員早已租下了。」

我不得已就定了八號房間。我洗完了臉，便告訴茶房銷門，叫了黃包車便向米斯住的公館去了。在路上暗想：米斯袁兄我時，不知怎樣的歡喜啦！因為我是北伐成功凱旋回來的。她又好和我臨走時節一樣的坐在我懷裏使我……」。但，我忽然又心酸起來，我在濟南，泰安，兗州，同共捎了五六封信給她，不見她回一封信，也許她病了？如果她病了，我結婚的事還得挨幾天。但是，我性得要求，已到極點，如何能挨下去？我又一想，便笑了，就依我所想的，她果然病了，也是為我得的想思病，見了我豈不就好了。

到了她的公館，我便敲門，裏面走出兩月前見過的老媽子，她見我先笑而後驚慌，這是什麼緣故？

「袁小姐在家嗎？」

「不知道呢。」

「請你去瞧瞧她在家裡沒有？」老媽子跑回去。

約有半刻鐘，慢慢地出來一個人，——還是老媽子。她冷冷淡淡地臉子說：

「剛纔她出去了。」

「哦！剛纔出去了？你告訴她說，就說我來了。明天我來找她，叫她牽着我呢。」老媽子應着聲，很快的把門閉死。

我向前一步一步的走着，心裏想：真不湊巧，她又不在家。她究竟到那裏去了？反正天色已晚了，明天再找她吧！所可歡喜的雖沒有病，這真使我謝天謝地。

我到了旅社，便叫茶房放開行李。我點了幾樣菜，叫了二片紹興。我

## 白 薯

( 五 )

太陽光已經照滿了門窗，滿客棧裏的人都起來了，連一個出名最懶的胖二也起來嗽口了。只有三十一號房間內，歪脖子老李和三半嘴老張，仍然躺在床上呼呼的睡。

客棧裏都吃了飯了。歪脖子老李忽然睜開眼，欠起他的前身向三半嘴老張那床上瞧了一眼，老張正在那裏用被窩着頭甜睡。他仍舊放下他的身體躺在原處閉死眼了。又住了半點多鐘，三半嘴老張也醒了，把雙手向上一伸，打了個「呵欠」，把他的前身也像歪脖子老李那樣欠起來，向老李那張牀上瞧了瞧，發現出老李正緊閉着眼在那裡睡，他也和先前一樣的把

頭懶起來。他們兩個直睡到下午三點多鐘。最後，還是李脖子老李先起來，爬起前身來，兩隻手揉着眼睛，嘴裏唱道：『我好比……龍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潛水龍……被困……天……津……』他唱的聲音很大，因為睡足了緣故，所以三半嘴老張被他鬧醒了。老張把蓋在頭上的被除下來，露出他的三半嘴來，帶些憤怒的樣子，向老李說：

『你不睡，也不要人睡，你敢是昨天晚上沒有事，早早避下了。况且我們是革命黨，不應當這種浪漫。你唱的什麼？我們在天津遭這幾天罪，你就以為被困了。你真不配稱為革命黨！』老李指着老張說道：

『虧你不浪漫，你起來瞧瞧，什麼時候啦！還怨我鬧你！』說完把窗前一口小坐鐘送到他眼前，老張瞧了瞧，快到四點了，忙欠起身子來穿衣服，嘴裏笑道：

「不……好……了！」接着又唱起來：

昨夜晚……吃酒醉……合衣……而……臥……架上鷄……驚醒了……夢裏  
南柯……二賢弟……在河下……相勸……與我……他勸我……把革命事……  
……一概丟却……我本當……不革命……家中……閑坐……」老張正唱得高  
興，冷不防老李一把刷子打在他身上。他吃了一驚，聽見老李罵道：

「反革命！時纔說我浪漫消極，我不能作黨員。你配？竟唱出這種反  
革命調子來。」老張笑道：

你認真嗎？我是逗你玩，我反革命嗎？我若是不澈底革命，何至於在  
北平警察廳裏坐看守所呢？老李此刻已刷好了牙，正在那裏穿衣服，忙打  
住他的話，說：

「老張，我不和你咬舌。我且問你，昨天當的衣服通共當了多少錢？」

晚上須磨街住的他們，還要來取呢！昨天晚上我本來想着問你，因為我早睡了。」

「哼！哼！那一堆破衣服，能值幾塊錢？我告訴你，只當了三塊大洋。」

「三塊大洋？那一堆衣服，只值三塊錢嗎？」

「你瞧！三塊錢，還是看面子。人家只給兩塊五毛錢，廢了半天的磨牙，最後纔給了三塊大洋。」老李出了口粗氣，說：

「三塊錢也好！我們還能過幾天！」

「過幾天？這三塊錢叫我化了兩塊五，只有這……。老李沒等到她說完了話，氣得眼中都鑽出火星來，怒沖沖地走到眼前，說：

「你做什麼化費兩塊五毛？你說！」老張慢慢地笑道。

「你急什麼？我告訴你，我有兩天沒有吃頓飽飯了，昨天當了三塊錢，我正拿着往家走時節，偏偏地遇着我的兩個熟朋友，我們談得高興起來，便走到一個小館裏，喝了一點酒吃了兩盤菜。我計劃只用七毛就夠了，誰想到半年沒下館子，所吃的東西都貴了一倍，所以連小費化去一塊兩毛錢我打算就回來，路過一家澡塘。我想到我有半年多沒洗澡，身上實在醜得很，所以進去洗了一洗。我計劃只用三毛就夠了，可恨看坐的偏偏捉我的太頭，讓我坐雅坐。這一雅坐就敵了我七毛，我走出澡堂後，心裏想可該回去了。可巧又走到天祥市場，我驟然想起你喜歡洋煙嘴，我進去買了一個，只用了六毛，實在不貴。」說着從身上口袋裏，掏出一個黃色鑲金銀洋煙嘴來，說：

「你瞧，這多樣的漂亮。」

老李自從昨天大家通過當的衣服維持生活那個議案後，他便快樂了一晚上。他以為至少要當出十元八元，聽說只當了三塊，就有點不高興。然決想不到老張敢私自用了兩塊五毛。只剩下這五毛，八九個人連一頓飯都吃不飽。所以他聽完老張的話，那脖子歪起來了，將老張給他買的那個洋烟嘴用手打翻落在地上，罵道：

「混蛋！你這種自私自利簡直離開「黨」了。你不想，大家都沒有飯吃！你喝的什麼酒，洗的什麼澡？尤其不該買這個洋烟嘴。我們好幾天都沒吃，還有什麼心思去吃洋烟！你自管你自己去受用，不管大家遭罪，我看你簡直是反動！」

「我怎麼反動？喝喝酒，洗洗澡，就反動了？老李，我看你是和母夜叉蘭英戀愛有點失敗，所以找我的晦氣！」

你不用動不動就拉上我和蘭英的戀愛，就算我和蘭英戀愛失敗了，與你何干？橫豎說戀愛並不反革命？」

「戀愛到不反革命！你這種以上視下的態度，出口傷人，都是反革命的表現。」老李氣得脖子歪的更利害，兩隻腳往前湊了幾步，好像似準備交手相戰的樣子，說：

「我反革命！我也沒唱出『把革命的事，一概丟却，』我也沒有把大家的衣服所當出來的錢自己浪費了。咱們誰是反革命，我只好等到他們來時，決斷一下！」老張拍着掌笑起來，他的嘴立刻裂成三角形，說：

「決斷吧！你們能把我怎樣？反正『黨』破碎了，沒有紀律來制裁我。你們……。」

他兩個的話還未說完，忽然聽見一陣嘻笑聲，彷彿一羣人走上樓來。

老張向老李擺手，兩個都擺手，蹣跚的邁在門板上聽。他兩個聽出來，底確是日租界須磨街那幫同志的聲音纔開了門。

跛腿老黃一個眼老汪沒鼻子老姜，最後進來的是母夜叉蘭英。他們進來後，都不客氣的自動依次坐下了。老李忙把門閉死，蘭英瞧了老李和老張，笑道：

「你們兩個時纔鬧什麼？氣的好像一對獅子。老李說：」

「爲什麼？我們昨天不是有個決議案？叫老張去執行，他當了三塊錢，私自用去兩塊五毛。」老王把他的沒眼精的一個眼皮向裏緊了兩緊，又向外睜了兩睜，說：

「老張！幹嗎？你私自用了，大家都沒飯吃。」老李說：

「哼！他喝酒，洗澡……買……。」老張很動氣的沒等他說完，便一把

把老李拉住，說：

「我便是用了兩塊五毛錢，我看你也不該在大家面前這樣的逼我，我自己墊下好不好？我還有一個毛衣和一個大衫，只少也值兩塊五毛。」沒鼻子老姜用手將他兩個分開，說：

「你兩個不用爭執，老張用了就用了吧！萬萬不要爲幾個錢傷了同志間的和氣。反正三塊錢也不好做什麼？我們總得打算一個長久計畫。跛腿老黃說：

「計畫當然要計畫，還有散傳單那件事，都得討論。不過，我提議先將剩下那五毛錢，買點東西吃吃，然後再討論，因爲我們大家兩天多還沒  
有吃一口飯啦！」老張拍着手笑道：

好極啦！我副諱。我告奮勇。」馬上掣出五毛錢跑到街上去。

約有半點鐘工夫，老張推開了門進來，手中拿着一大包熱騰騰的東西，大家的視線，不期而同的一齊注意到那一大包熱東西。幾秒鐘後，他們就像似一羣狗瞧見一個人在那裏大便似的，蜂擁過去，約有半刻鐘的工夫，一個人手中拿一兩塊烤白薯，在那裏大口吞着吃。

大家吃完了後。沒鼻子老姜起來說：

「我們都吃完了，開始討論我們的問題好啦！」

大家被老姜這一說，便所有的眼光都注意到老姜身上，一口同聲的說

：

「贊成！就推姜同志擔任主席吧。老姜忙笑道：

「老姜太沒有當主席的經驗，還是推別人吧。大家又都說：

「不要客氣，請你快開會。」

「老婆也就不再客氣了，把手往上一抬，大家都站起來了。主席恭讀總理遺囑的聲音最微，但是，大家都聽得極清楚。

主席讀完了遺囑後，把手往下一壓，大家都坐下了。主席說：

「請開始討論。」跛脚老黃忙站起來說：

主席！現在，南京的款子，總是寄不來，大家都在這裏窮得要死，終日沒飯吃。我想我們無論如何努力，餓得不能動也是枉然。依我說，我們今天先決問題，就是經濟問題。」大家聽完後，都齊聲的說：「贊成！」

主席說：「現在，經全體贊成先解決「經濟問題」。那麼，諸位同志，請發表意見？頂好想出個補救或支持的法子，因為四次全體會議開完了以後，中央總能寄點款子來，只要能維持一月就好辦了。」大家都先後的喘了一口粗氣，都一齊把頭低下了。最後蘭英說：

「主席！我有個暫時維持的辦法，不過可得請李同志多費點力氣。」大家聽見蘭英說有了辦法，就像似一些被樵夫砍倒的樹，一顆一顆地都爬起來，集中了目力射在蘭英身上，彷彿就像似吃蘭英一樣。等到蘭英說：「可得李同志多賣點力氣。」大家吃人的神氣又都移動在老李身上。老李很驚疑的笑着說：

「賣力氣到可以，現在有什麼辦法呢？大家只要想得出來，決議叫我做，我是不違背大家的意思的。」蘭英說：

「主席！我很知道李同志最長於文學，尤其善於作小說，在北京聽見許多的人批評，說他的著作在水平線以上。請他多作一點稿子，向各報館發表一下，多少可得點稿費，只要你一天一天的寫，我們一天一天就不會沒飯吃。」老張說：

「贊成！我們補救的方法，也只好如此解決了！」主席說：

「現在大家有沒有其他的好辦法？——沒有別的辦法，就請李同志從明天起，先接洽報館，然後作稿子。大家有無異議？」無異議通過。「關於經濟問題，我們總算解決了，還有散傳單的事，請討論。」老王說：

「現在，北伐軍東路已到了徐州，北路又快攻下綏遠了，中路聽說已渡河北上。我們應當把北伐的義意及張作霖的罪惡宣布出來，使一般老百姓認識認識。我主張作一傳單，散布在天津，作北伐軍的聲援。」主席說：

「現在有王同志提議作傳單，大家有無異議？」大家都齊聲說：

「贊成！」主席說：

「散傳單的議案，既然通過了。我們就推舉人作傳單。油墨和紙，我們都有存的，只要作出來，馬上就可印出。」老張說：

「還是請李同志作吧，他是最熟手的。」關英站起來說：

「我反對，李同志是已經擔任作稿子賣錢維持大家生活，不能令他再作別的東西。我贊成頂好叫張同志擔任。」老黃說

「我副義。」老王說：

「我也副議。」老張忙道：

「我作稿子不成，還是再推別人吧。」主席說：

「已經多數贊成你作，不可推辭了。」老王又站起來說：

「散傳單時，我提議大家都去，除去李同志以外，因為留出點工夫叫他多賺點稿費，好維持大家生活。」大家一齊聲說：

「贊成！」主席說：

「散傳單問題，已經討論完結。有無臨時動議？——沒有，散會。」

第二天下午。三半嚙老張正俯在棹子上作傳單，歪脖老李躺在牀上，仰着臉往屋頂上瞧，經過半點多鐘的工夫，他纔爬起來走到老張眼前，說

：「我要到東方時報館接洽我投稿的事。我這件衣服太髒了，你昨天不是說還有一件大衫？請你借給我一用，因得穿的不好，報館太看不起了。」

老張應着打開破皮箱，拿出一件大衫來交給老李，又仍舊坐下作他的傳單。老李穿着便走下樓來。天正下小雨，滿馬路均泥濘難行。他跨大的步，向東方時報館所在地飛奔。他在路上自己想想，東方時報館的副刊編輯姓林，是我的朋友的老朋友，以前在北平見過他，他是個有鬍子的編輯。這次我去接給他，或者他就借十元八元給我用也是有的。如果他能借給

我，我一定去買一個精巧的皮夾子，送給蘭英。蘭英對我的印象並不十分壞。先前的誤會完全是老張造謠，挑撥。他底確想着愛蘭英，不然，開會時，他的眼光老是直射着蘭英的臉上。可是昨天她給他的打擊，真夠他受的；老張想着叫我作宣言；真沒有良心，我一個人有幾隻手；可愛的蘭英總偏着我，到推在他身上。今天早晨他起來作。直作到下午，他還沒有寫一個字，真飯筒，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從昨天那種情形觀查出來，蘭英對我的戀愛，不但沒失敗，倒要想着成功了。哈哈！老張呵老張，你沒有瞧你那三半嘴，怎配去愛蘭英哩！

他已經經過很長的路走到了東方時報館了。他整理身上的衣服，便走到東方時報館的傳達處了。「林編輯在家沒有？」他很誠懇的問那號夫。

「你貴姓？」那號夫說着端量他一眼。

「我姓李。這裏有名片，請你傳遞一下。」

「等一等。」那號夫便走進去。總等了有一點多鐘工夫，那號夫出來了，用手招他。他就隨着號夫進了編輯室。他瞧見那編輯室三面都是書架子，陳列許多的書籍和報紙。在書棹前面坐的一位五十多歲一個老頭子，頭頂上的頭髮都禿了，紅光光地發亮。他曉得這就是林編輯了，便把帽子擎在手中向前點了點頭，那位林編輯略欠了欠身，說：

「請坐。」

時纔來的號夫，便送來兩支烟：一支給了林編輯，一支給了他。他有一個月沒有吃烟了，所以接到烟後，便擦着火點着用力的往裏吸了。一次下；他幾乎想着這一氣把一支烟吃下去，再擊第二支，因為他已經發現有一鐵筒烟在他面前書棹上，他早就饑得嚙唾沫。林編輯向着他嘆道：

「我們從北京分手後，到現在有兩年了吧？李先生竟比那時胖得多了。」他聽見林編輯說他胖了，他的臉上到熱起來。因為他底確比先前瘦得多了，前三天他在中原公司屋頂花園內的磅秤上秤了秤，只有八十一斤了，比先前少二十斤！先前他是一百零一斤。他忙回答道：

「太誇獎了，我委實瘦得多了，比先前。」

「你是那年到天津？在什麼機關恭喜？」

「我是兩月前到天津，本來想着謀點事做，總是謀不着，到現在還是閑着。想着到別處去，又沒有路費，我不客氣向你說，連生活都成了問題。」

「謀事真難！我呢，好歹託人謀了這點小事，每月雖然有幾塊錢的收入；但是，我的家眷在這裏，還有孩子，每月總是不夠！還有些窮朋友，

總是常常借，所以每月底舊債也還不清，其實你老兄既然來到這裏，我沒有多還有少；不過，我實在艱窘。我希望老兄還是到別的朋友處走走。」說着嘻笑了兩聲。

「林先生！你不要誤會，我來的意思，並不是問你借錢。我是因為我近來沒有事做，想作點文學作品，借貴報上發表發表。」老李有點正嚴厲色的說：

「發表文章，敝報歡迎得很。敝報最喜歡外來投稿的，並且還能有薄酬。」說着向老李微笑。

「不過，我是負擔編輯副刊的。敝報的副刊，是和別的報不同，敝報的副刊名叫東方朔，內容登載的文章又滑稽，又可氣，又帶諷刺性；不合我們的宗旨，是不登載的。你老兄既然願作稿，就請按着我們的體裁作一

寫我看。稿費，好說，一定比別人優些。」

「我是不大會作稿子的。我希望你老先生多加指導。」

「不敢當！不敢當！」

若李瞧了瞧鐘已經快到五點了，知道報館快要工作了，便告辭走出，依原舊來的路向前慢慢地走，心裏暗想：

「人心不古，世道日衰。」在北京時，他見我的態度，那種溫和，現在何等傲慢，並且太看不起我了。他當是我去借錢，張口便堵死了。他的說話的方法，到也與妙。然而，給蘭英買皮夾子可化成灰了，這如何是好！吧！吧！另想別的法子進攻，還是去用感情包圍她。今天我走出半天難免老張乘機會去找她，還是快點走吧！他的腳底下緊張起來，但他又暗想到不能，老張那篇文章就夠他一下午作的啦，他那裏有工夫，他的腳

底下又和先前一樣的慢起來。他又想：時纔林老頭子說，他的諷刺上的範圍，是要又滑稽又可氣，帶諷刺性的文章。我是最短於這種文章的，向那裏去找這可笑可氣的諷刺性的材料，真愁煞人也。

當他走到十字路口，應當決定走的那條路的時節，他的頭便抬起來了，迎面飛奔過來一個洋車，車上坐的一位洋服打扮的很漂亮的很時髦的女子，他瞧得正高興。可巧從他的背後飛過一輛馬車，正朝着那洋車撞去；正在要撞上還未撞上的時節，那洋車上的那個女子，用腳踏得那腳鈴拚命的響。那洋車夫急忙把車一躲，但他並不曉得迎面又飛奔過一輛洋車，當那車瞧見迎面來的那個洋車的時節，已經躲不及了，崩的一聲，那洋車車杆折斷了。那洋車夫鬆了手俯在地下；洋車向後倒去，上面坐的那位漂亮女子，兩腳向天上一伸翻下去。當她正翻未翻的時節，馬路上的人瞧

得極清楚，那女子下半身沒有穿褲子，只穿着兩隻高腰的襪子，一翻時，那女子的陰戶上面黑蠕蠕地毛，被風吹得閃動，煞是好看。馬路上站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了。那位女子爬起來，臉上的顏色，成了玫瑰花了。她很奮怒的用腳去踹那俯在地下的洋車夫，但她提起她的穿着高底鞋的腳來的時節，到使她踹不上去，因為那洋車夫的頭及兩膀子都撞破了，身上被初晴後的馬路上的泥和頭部流出的血糊了一身，從他的咳嗽！咳嗽！的聲音中，知道他還未死。那女子氣路平了平，低下頭瞧瞧自己身前衣襟，已經裂下來了，小腹下的一部分，總是呈現在外邊。她的臉越發紅了，她急用裂下的破衣襟蓋着，急忙叫着一輛洋車，跳上去飛跑了。馬路上的人各捧着腹還是笑個不住。

老李站在馬路上也隨着大家笑了一回。那位女子坐車走了一後，他就

向前蠕動了，在路上走着想：那女子長的總算是漂亮，比蘭英美得多，況且真風流，——不穿褲子；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愛上了，呵呵？便可……他越想越高興起來，他唱道：

「那位女子不大，年紀不過十七八，我若被他招駢馬，天配良緣……」

他唱着向前走，不防被馬路上的泥濘滑倒了，嘩嘩地一聲，倒在馬路上。兩邊站的人，也都和他時纔笑那位女子一樣的哈哈大笑起來。他很奮怒爬起來，摸摸頭還未破，只是，已歪的脖子，越法歪起來，幾乎歪得想着和他的肩成水平線。他瞧瞧身上的白大衫，已經染成灰，黑，白，三色了。他回頭瞧了瞧兩邊站的人，咬咬牙，依舊的向前走，但是，他比先前仔細多了。

老李到了他任的客棧，向他的那間屋子門口，照舊敲了兩下。老張使

開門了，瞧他滿身都是灰黑的泥，不覺哈哈大笑起來，忽然停了笑聲，問道：

「你去幹什麼事的？叫人家打得這樣子？把我的白大衫都髒了，我明天怎樣穿呢？」

「真倒喪！真倒喪！滑倒了！對不住你，把你的白大衫做成三色旗了，」說着把身上大衫脫下來，自己爬在床榻上躺着，默默地想着他做小說的材料。

他反覆的想總想不出一塊又滑稽，又可氣，帶諷刺性，的材料來。自己一想，寫戀愛小說到有材料，大不然把我和蘭英的關係，作一篇小說，但是又不合東方朔體裁。寫革命小說也有材料，比方我們大家在天津作秘密工作，散傳單，開會，可以作小說；但是，也不合東方朔的材料，這真

難死我啦！不能不作，七八個人的生活，都由這枝筆維持，還是得想。他反覆又想了一個多鐘頭，忽然大聲說：

「有了！有了！」老張被他驚了一下，笑道：

「有了什麼？」

「有了寫小說的材料了。我寫出來，一定叫東方時報館歡迎，因為這篇小說的材料極合他副刊東方朔的體裁。」

「請你簡單報告我一下？」

「不能報告你，等到我寫出來你瞧瞧，到那時你一定拍案叫絕。這真是一篇又滑稽，又可氣，又帶諷刺性，的小說材料。」

(11)

次日早晨歪脖子老李便俯在棹子上，直寫到下午一點纔寫完了。他搖

頭擺尾小聲讀了一遍，再雕刻一次；他送到老張眼前說，請你瞧瞧，好不好？老張瞧完，拍掌大笑道：「真是好材料，」於是老李很滿意地拿着出了客棧門，順着一前所走的路程，向前款款地走着。他暗想：這篇稿子的材料，這樣的新奇，作的時候，又用全身的精神，一定投上去可以得到拾元八元的稿費。如果我得到十元八元的稿費，用五元給蘭英買皮夾子，用兩元給她買洋襪子穿，這些呢？買點點食給蘭英吃。哈哈！這一進攻，恐怕就成功了。不對！我不能都用在蘭英身上，還有大家的生活，總得留一元兩元；好在，我這作小說的技能，是「取之不盡」，今後再做。買點食給蘭英吃，等到第二次稿費得手再說。

老李這樣的想着，直走到東方時報館的大門了，他是走熟的路了，沒用通報，直走到編輯室內。林編輯正在那裏用刀和漿糊粘稿子，瞧見他進

來，像先前一樣得把身欠了欠，讓他坐下，朝着他笑道：

「李先生，你這次來是投稿子吧！」

「林先生，我是做了篇小說，可是不十分好，請你更改，如果可以發表就發表，如果不可發表就不必發表，省得丟人。」

「你太客氣了！李先生的稿子是沒有壞的，一定登載。」老李便從腰中掏出來一本稿子，送在林編輯手中，說：

「這是我依着貴報副刊的範圍寫的，不知到合不合體裁？」

林老頭子接到手中先瞧了瞧題目，笑道：

「好！好！題目正合我們副刊的名稱，很容易使人注意，林編輯帶着眼鏡翻開瞧起來，老李偷着瞧林老頭不住的笑。老李曉得他的稿子，已經中林編輯的意了。約有一點多鐘，林編輯看完了，便哈哈大笑起來。說：

「好得很！好得很！先生真名不虛傳，明天就發表。此後請你多做稿子，稿費是從優的。」說着從腰中掏出一元五毛大洋向老李說：

「這塊稿子只值一塊錢，因為是你做的，所以多送五毛。哈哈！哈哈！」老李有點失望，想着不拿了，但是那腹中不住地响起來，彷彿從內裏伸出一隻手來，逼着他到底接着了。他接着錢就告辭走出。雖然他不甚滿意，但是，他知到他尚有能賺一元五毛的技朮，他發現他永遠不至於餓死的時節，他快樂起來，唱道！

「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

「他忽然止住了他的唱，因為他想起來，昨天因為唱跌倒在馬路上，所以今天不敢再唱下去。他仔細向前走。他聽見馬路旁邊一家小館，外面掛紅紙做的幌子，在那裏不住的誘惑他，他肚子中便又响起來。終至於他

走進去了。他計畫只吃二十個水餃，有兩毛錢就夠了，但是，那僮倌偏要問喝酒不喝？他腦裡想到「酒」字，嘴裡的唾沫驟然多了，一口一口的嚥下去，說：

「不喝酒，」僮倌應着又說：

「先生，不用菜嗎？有新鮮的蝦仁。」他聽見蝦仁二字，嗓子裡又伸出一隻手來，他知道是打不回去那隻手，只得說：

「來一碟炒蝦仁吧！」不多時蝦仁做好端上來了，他吃了兩筷子，委實嚼口；但是「酒」字又跑進腦海中來，終至於又叫了一盞白乾。他正喝的得意，忽然有幾個警察走進來，向僮倌說：

「今天街上發現許多共產黨傳單，你們櫃上聽見了沒有，若拾得的可交出來。」他吃了一驚，又一想這一定是我們夥計幹的，他們認爲是共產

。但是，他却害怕了！因為聽見那警察閃閃地眼光，直射在他身上，他趕忙叫僮倌來算帳，那個僮倌便跑到他眼前算了一回，說：

「共九毛三分錢。先生，我開吧？」老李舉出一元錢給了僮倌說：

「不用找，多了是小費。」

老李急急跑到客棧內，他的那間屋子裏滿滿地人，三半嘴老張正和須磨街住的那般人，都在一堆，交頭接耳的議論。他走到前面，問道：

「你們今天散傳單的麼？」

我們都出去散的，這次散的真妙，全天津市都遍子。尤其是老黃真勇敢，竟能將傳單，貼在警察的底骨上。老姜很高興的說。

「那不算什麼勇敢！頂勇敢還是蘭英，她竟敢把傳單擲在一個軍閥的汽車上。」老王繼續的告訴。

「我們不要再講散傳單的事啦，我們大家還沒有吃一點飯。老李你賣你的稿子怎樣了？」老張向老李問道。

「只賣了一元五毛錢。」

「一元五毛錢？五千多字，只值一元五毛？」

「你不信嗎？他說，只值一元錢，那五毛還是因為是我做的緣故，看面子呢。」老黃說：

「一元五毛也好。拿出來買點東西吃吧！」老李說：

「只有五毛了！那一元叫我花了！」老張站起來大聲嚷道：

「叫你花了！你幹什麼花了。」

「我下了小館了，因為我肚子裏有兩個多月沒有油水。」

「老李！你不能這樣的自私自利，大家一月來，誰肚裏見了油水！昨

天老張吃一頓，今天你又吃一頓，好日子都教你們兩個過啦！你們這種行動，與軍閥流氓有什麼分別？」老姜忙用手隔開說：

「你們不要太爭執了！老李用了就用了吧！反正一元五毛錢，不好做甚麼。叫老李再多做一點稿子就有了，不要傷了同志間的和氣。」

大家纔寂靜了一回。蘭英說：

「老李你怎麼知道今天散傳單的？」

「我是在小館子聽見幾個警察說的。他們正各處搜查焚毀呢。」老張說：「你們兩不用酬密吧！請拿出這五毛錢，買點烤白薯，好不好？」老李說：「我贊成！一馬上跑出客棧門外，約有一刻鐘的工夫，屋內的人個個又都拿着熱騰騰地烤白薯在那裡大口吞着吃。」

一九，二九，二，二九，脫稿於北平。

## 在偵緝隊裏

陰歷八月九日

今天晚上真危險！

在晚飯後，我和王東軒同秘密赴土地廟下斜街應洋車夫工人開會。路途我不甚認識，王同志在前面領着進了一家大院，聽見裏面雜踏的聲音很大，我就有些膽怯。後來，聽見停在門內空地許多的洋車，我纔悟到這是洋車夫環住之所！我心略平坦些。王同志摸進一個小矮屋內，我緊隨着在後。王同志抵聲向一個婦人說：

「馬大哥在家嗎？」

因為裏面的燈火很暗淡，使我聽不出那婦人的臉面。但從她行動慌張，

中能聽出來這裏一定發生什麼意外的事。她對着王同志的耳邊，小聲說了幾句，聲音細的就像似蚊子叫喚的一樣。王同志扯了扯我的襖襟，轉回頭來就往外走。我很驚疑他走的那樣快，幾乎像跑一樣。我低聲說：

「慢些走！驚慌什麼？」

我們轉灣摸角走了許多曲線路程，直走到臨圍城河岸的小路。他站住了喘了幾口粗氣，細聲向我說：

「我們的火价，被捕兩個——李大哥今早跑了，——怎麼辦？」

我打算回答他幾句話，接着在前面隱約現出兩個黑影，我怕得不敢動。那黑影漸漸走近我們眼前！我纔知道牠還是個人類。我疑惑那兩人好像是偵探？不然當那兩人走過我們眼前的時節，為什麼還回頭用力釘了我們兩眼？我扯了扯王同志的襖襟，又同往前走，又經過些曲線的路程，到了

石附馬大街同春米局。我們走進王同志住的那間屋子裏後，我們纔放了心。

「究竟被捕那兩位洋車夫工人是誰？他怎樣探出我們的行動？是否工人中的敗類告發的？或者他們……。」

「這也很難說，如果是工人中的敗類告發的，那麼準是成三，別人不能。」王同志用手搔着頭說。

「成三？還沒有死嗎？不是那次大家議決因為成三不守秘密要嚴厲的處罰他嗎？」

「是的，——不過那個議案，我沒執行。我那時總希望把他感化過來，處死刑太慘酷了。」

我喘了一口很粗的氣，反正今天空氣太惡劣了！是成三告發的也能！是偵探自己探訪的也能！無論如何，我們總該躲躲。我告訴王同志叫他到

清華去。我呢，暫且在紀同志那裏住一宵吧！

說辦就辦，革命黨要機警！我們即刻離開，保不住門外尚有偵探伺候我們呢。於是，我們就分前後兩次混出同春米局的大門。

陰歷八月十日

昨天晚上我咳嗽一宿，直到天亮纔好些，倚在牀上，暗想：這個地不可久住；因紀同志在北京擔任重要工作，同住在一塊，連累了他，北京的工作，更缺人負責，還是搬了好。但是往何處去？頂好醫院躲一下，經費又構成問題；搬回鴻雪緣去罷，那裏主人待我根好，躲在寓內不出門是沒有事的。

紀同志還睡着，不必驚醒他，留下幾個字就搬吧。

我搬到鴻雪緣，咳嗽的病，我更犯得利害了，幾乎咳嗽時頭腳要湊在

一處，使我忍受不住。無奈，便叫了洋車跑到小六部口廣濟醫院去。照例大夫給我打一針，配了一瓶藥水；我就叫了洋車向回頭來了，到長安街巧遇着張同志騎着腳踏車迎面掃來。我暗想，昨天所發生的事應該教他知道省着他還是亂跑。我停了車招他到鴻雲緣去。他應着轉回頭來，騎着腳踏車在我車後，我們一塊到了鴻雲緣坐下後。我使細細報告昨天所遇見的事，並且告訴他暫且停止工作，以免危險。他不十分注意，冷笑着說：

「反正偵探不認識我們，作秘密工作，只要有機警二字，什麼事都不怕。」他默默地吸了一會烟。又說：

「昨天我接到家中的電報，說我母親病得很重。我打算回家一次，告假兩星期。我的工作，請你暫且負點責任。」

「你要回家嗎？其實乘着此時回家瞧一次也好。你的工作我當然可以

負責任，不過，暫時我可不能去會他們，至少也得把昨天那件事探聽出點端倪來再說。」

「也可以，——我把這份工作的負責人姓名及支用款項單子交付你。」他立刻掏出一些單子交給我。我接着那些單子塞在大襖內的口袋裏，我打算在他走後，連昨天所收到新鋒的收到條子，一塊兒藏在大花園內假山後長石洞內小木匣內。他說：

「剛纔你到何處去？」

「我到廣濟醫院去的。」

「你的病還不好嗎？我聽你的病並不是西醫可以治好的。我介紹你到陸仲庵先生那裡瞧瞧！他在宣外……。」

「不，我已經打了一針了，現在好些。況且已經化去五元多，那裏的

診費更貴。」

「你真糊塗！治病還怕化錢嗎？我這裏有錢。」說着從腰裏掏出一張十元的票子，攔在桌子上。我想他對我太誠懇，不去，倒不好了。我笑道：

「其實，去也可以去。我這還有錢，請你將你的錢收起。」

「你太客氣。我的錢不和你的錢一樣嗎？」他說着喊火傢在外了叫一輛洋車，他騎着腳踏車緊跟在後面。

我們出了宣武門，恰恰走在大橋上面，因為往來的車馬太多了，我坐的那洋車便慢走起來，我忙催他快走。忽然閃出一個人來攬住車子，喊叫

說：

「章先生！你叫我招募便衣隊，現在已經招募好啦！你應當怎麼辦？」

我吃了一驚，回頭一瞧，正是成三。我知道壞了！但是外面我還統着鎮靜的態度，嚴厲的說：

「你是誰？混蛋東西！竟敢攪我的車子！叫警察拏你去，洋車！快走！」他果然鬆了手。我暗喜多虧眼前沒有偵探。洋車夫正想向前用力拉的時節，我陡然覺得兩隻胳膊不自由了，我駭得回頭一瞧，左右一面一個偵探已經把我逮捕起來。這時我猶自鎮靜，厲聲問道：

「你們幹什麼？」

「幹什麼？我們是大元帥府裏密探處的偵探，候你多時啦！好小子！走吧！我連頭也不敢回，恐怕連累後而騎腳踏車的張同志。他們把我帶到西河沿西口便停住了，在我身上亂搜了一陣，將我雙手捆綁起來。我向前瞧了一瞧，前面走的有成三。我纔悟到，果然是成三告發的。我忽然恨起

王同志，假使當日不容他參加洋車夫工會，我何至於反被他陷害？革命黨手段要慎密，疏忽足以喪事。我連想到黨員在秘密區域作工作，若遇着非常事件發生，頂要緊的是持着鎮靜的態度，平心靜氣的計畫一下。現在我應當鎮靜，想到了密探處的供詞，省却臨上驕現裏腳。我想想供什麼名字？忽然晤到在我們四人初作工作的時節，曾約下假名，以備逮捕，按着「紫氣東來」四個字排列，我便取名字叫章鴻來。住的地方，供在何處？鴻雪綠萬萬供不得，因為裏面有許多的宣傳品及計畫書。就供在法大第一院寄舍樓上第二號，我知道那屋子沒人住，因為郭同志早已搬走，裏面半點違禁物也沒有。我想想身有沒有證據？我仔細想了一回，除去我帶了四拾塊錢以外，半點證據也沒有。我暗想：反正沒有證據，黨內的情形，我咬死牙不承認。沒有口供，他決不敢叛我死刑。即使萬一他們用苦刑，說

不了，我就得挨幾下，做了革命黨，性命都放在度外，刑法又算什麼？橫豎他們不敢把我打死：我這裏的計劃了一路。

到了三眼井我被他們蜂擁走進一個大門內。我瞧了瞧週圍，在正廳中間擺着一張有紅桌圍的方桌，兩邊陳列有兩條軍棍，小小地密探處，倒有些威風森森。

他們把我拉進了一間小屋內，拳足交加亂打罵我一頓。我想：做了囚犯的，總算倒毒，隨他們的便吧！他們把我打罵後，將我的衣服都剝脫下來，除了留在我身上一條褲子外，手拷腳掖也都給我帶上，向我嘲笑道：「這是你們黨人爲民衆謀利益的報應！」說着將我送在一間屋子內的木柵欄內。柵欄門上鎖了一把鎖，恰似萬性園關虎的牢，其實他們也就擎着我們當着猛虎了。我候他們走後，便四面環顧，在我住的木柵欄東邊，

還有一個木柵欄，裏面睡着一位女子約有二十五六歲，身上穿着很髒的衣服，腳上穿着陳舊的高底鞋，上面的花紋，已經模糊了。從她的衣服上及她鞋上的原料，能瞧出來，的確日還是最漂亮的衣服及最珍貴的鞋。她散亂的頭髮和她灰塵滿面的臉，真是久住獄的囚犯。但從她臉上的灰塵裏，她的還能瞧出她當時俊艷的丰采來。我心裏陡然起了同情心，由可憐心腸，構成愛慕她的意志。但不知她犯的什麼罪？如果我能有出獄的一日，我一定設法營救她出獄。但心裏忽然又酸痛起來——我犯的罪，還能有出去的日嗎子？聽成三硬說我叫他組織便衣隊，那句話還不是殺我而有餘嗎？開確了口供，還不是綁到天香鎗斃！我想到這裏，心弦陡然緊張起來，就像螞蟻爬在油鍋裏樣一，急得出了通身大汗。

陰曆八月十一日

天有八點多鐘，兩個偵探，把我架出去；我知道是傳我過堂。到了我初進來時聽見那張帶有紅棹圍的方棹前面，他們鬆了手。上面坐的一位約有三十內外嘴上鑲有買波林鬍子的青年。我暗想：也許就是這裏的密探長。兩邊站有許多多的偵探。我的眼前滯着些刑具，有許多不知名的，我曉得今天他們不能輕放鬆我。我把態度鎮靜起來硬着頭皮，瞧他們怎樣的擺佈我。密探長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章鴻來。」

「你是那麼人？」

「我是山東人。」

「你在北京幹什麼事？」

「我在中大讀書。」

「你爲什麼加入共產黨？組織使衣隊暴動呢？」

「我不是共產黨，我是安心讀書的學生。」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兩邊的偵探，便舉起皮鞭在我身上亂打起來，就像打狗一樣，罵道：

「好小子，你說實話吧！你在北海小船上開會，我都曉得。我們偵探了你一月了！」我心裏納悶，我在北海小船上開會，他們怎樣曉得了？偵探的本領真可怕。我還是巧辯道：

「你們不要污賴好人！我的確未加入共產黨。」秘探長把手一揮，偵探向旁邊一閃，從裏面走出成三來。

「成三！——叫你組織使衣隊，舉行暴動的，就是他嗎？」

「就是他，——他們一塊四人。」我罵道：

「成三！你不要污賴我，我和你有什么仇恨？」秘探長又把手一揮

成三退出去，便問我：

「你還說什麼？你說實話吧！」說着把棹子上拍得聲聲地響。我也嚴厲的辨道：

我的確是安心讀書的學生。成三污賴我，秘探長！你不要信他的話。

我是共產黨，組織便衣隊，舉行暴動，有什麼證據？」

秘探長聽我說證據的話，冷笑了兩聲；那冷笑直刺到我的心房，恰似

一把刀。他將棹上一包紙條摔在我眼前，說：

「你要據證，這不是你的證據？你還放什麼刁！這些工人的名字不是你招集的便衣隊麼？你是安分的學生，連絡工人幹什麼？什麼生活費，什麼活動費，什麼交通費；不是你舉行暴動，要這筆開銷幹什麼？你說實話

「不說？我可對不起你。」他說完了後，便環顧兩邊的偵探說：

「預備傢伙；這小子不動刑法，他是不能招承的。」

我聽見那包紙條，我的心弦便酸痛起來，那是我的「催命符」。可殺的張同志！你昨天千萬不該勾我出來，使我把這些東西忘了藏起來，到現在怎麼辦？我哭着說：

「密探長！這些東西，不是我的，是他們裁的贓。」秘探長拍棹子罵道：

「誰裁的贓？難道我們的偵探裁的贓嗎？看起來不用刑法，你還是放刁的。伙傢們！壓他一槓子。兩個偵探果然擎起一個槓子來，逼着我跪下，我暗想：壓槓子，是非刑中最殘酷的，我如何受得了，招了吧？剎那時，覺得我的頭已經割下來，在天橋的空地上亂滾。我咬了兩咬牙，我就跪

在地下，兩個偵探把杠子壓在我的小腿肚上，在杠子上面用腳踏著，盡力往下壓，我痛得澈骨。汗珠就像指頭那般大的湧出來，我叫喊得不像人聲。秘探長令偵探鬆刑，問我招承不？我暗想招承也是死，不招承也活不了，還是招承了罷！省却零碎遭罪。我哭着說：

「共產黨是我，組織便衣隊也是我，舉行暴動也是我。」

「和你在一塊的那三個人都是誰？」我暗想我不說出他們來，還是壓我杠子，我順口說幾個假名字頂過去。我說：

「有位名叫王東軒的，有位名叫李守義的，有位名叫馬子成的。」

「他們都在那裏住？」我暗想想反正他們都跑走了，因為張同志回去必然告知他們。我還是說幾個我不着他們的地方，混過去。我說：

「他們都在校裏住，那位姓王在中大住，那位姓李的在師大住，那位

姓馬的在醫大住？你們去擊他吧！他們是我的首領。」

你在共產黨擔任什麼職務？」

「——我沒有名義。況且，我不是共產黨，我是國民黨。」

「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你說，你擔任什麼名義？」我暗想：我不說出一個名義來，也是不成的。我說：

「他們叫我管理賬目。」

「你每月支多少露布？」我說：

「——每月十五元。」

秘探長問畢後，便令兩個偵探架我送進木柵欄內，我覺得我的徧體血襟襟地，兩腿痛得走不動。想起今天的供詞，連想到生命的危險，不由的痛哭一場。

陰曆八月十二日

今晚的月光分外的亮，我反來復去的總是睡不着。暗暗想，今天所到的地方，法大和醫大，師大。真僥倖！檢查我的住所，也沒在檢出東西來；找他三個，連一個熟人也沒有遇見；只是這新鋒被他們買着了，好在上而我作的稿子都是文藝，秘探長不十分注意。偵探向我索錢，多虧我進來時腰裏尚有四拾元。我向秘探長先支了二拾元，凡伴我出去找人的偵探每人兩元。錢，真能通神！果然他們回來一齊給我說好話。我決定再用錢買他們。

地上臭蟲何如此之多？我想我的身子不久便會被牠們咬爛了，我近鄰囚的那位女子怎樣？可是，那位女子睡了沒有？從昨天我進來，她的目光灼灼地注意我，不住的向我作手式，彷彿有什麼話說。不知道看守我們的

「那些人睡了沒有？我仔細看了看看守我們的一眼，他却在那裏睡熟了。我爬近木柵欄邊上，向那女子作手式，可巧那女子沒有睡。她也把頭湊近木柵欄。我說：

「你犯的什麼罪？」

「黨案。？」

「你招承了麼？」

「這種暗無天日的秘探處，不招，成嗎？——你犯的什麼罪？」

「也是黨案。」

「你也招承了？」

「我受罪不過，也招承了，不過，我說我不是爲首領的，爲首領的還有三人，他每天叫我領着偵探逮捕呢。今天出去找了一天，也沒有找着一

個人。」

「噯喲！你千萬不要找着他們，找着他們，恐怕你們就要一齊叛決了。找不着他們還好辦。」

「噫！我知道。你不至於有危險吧？」

「噯！我是沒有希望的，什麼我都招了！一二日要交到軍務執法處。你想，到軍務執法處還能活嗎？我死不足惜，只是我還有老母親，——實在我痛心！——萬一我死後，請你捎信告訴我母親，就說，我在外病死的！」——她說着淚潔潔如雨下。

「我也沒有希望了！我什麼也都招了！恐怕也逃不出來。」

「你也什麼都招了嗎？不過，我告訴你一線的生路，你能弄款子不能？有款子就可以買出來。我是雲南人，弄不來款子，只好等死。你若有意款子

千萬不要錯過機會！」忽然那看守的喊道：

「你們不要說話！」

我和那位女子，都狼驚恐的而各自爬開了，又各在一處躺着，兩面只能聽見互相應和同情涕泣的聲音。

陰歷八月十三日

早晨起來，進來兩位偵探，開了木柵的門，向我說：

「秘探長，叫我們領着你還是出去找那三位；如果今天找不着，晚上便要再用刑法了。你想想，他們究竟能藏在那裏？」

他們一定藏在中國大學裏面。今天我們去找，你們跟着我到學校裏去找去。」我裝着想了一會，纔這樣說。那個偵探聽了，冷笑了兩聲。

「學校我們不敢進去。你們人太多，萬一你們下了毒手，把我們綁起

來，或者打死，你們跑了；我們豈不是白吃虧嗎？還是在學校門外等着，若走出來時，你告訴我們。」我暗想：他們真精明，我底確就想暗藏着他說的那個法子去逃走。

他們又和昨天一樣；除了我的手拷和腳鐐，替我穿上了大襖，梳了梳頭上的亂髮；除却有兩個便衣偵探外，誰也不曉得我已經做了囚犯。

我們坐着洋車進了大木倉中國大學附近。他們令我隔着他兩個遠一些，省却叫人瞧出來——不和我談話了；我蹲在大木倉西口，暗想：我的同學和同志們，誰和我說話，誰就算倒了霉。我打定的主意，無論撞見誰，我是不說話的。我們直等了一上午，除却撞見一位文牘處的辦事員外，一個熟人也沒有瞧見。我聽着來的兩個偵探，隔我遠些；我心中陡然計畫着逃跑。我逃跑的路，是從金海軒飯館南邊小胡同，穿過田同志寓內，田

同志的屋子上的鎖是活鎖，我計劃着可以掣開跑進去，再從門櫃空內將外面的鎖掛上，躺在牀底下，躲一躲，晚上再跑。但心裏猶豫，那兩個偵探又走近我的身旁來了。

「我們到小館子吃點飯再找吧！」他們說：

「很好，——我也有點餓。這裏有金海軒小飯舖，我們去吧。」我說。

我們在金海軒吃完飯。我問了問他兩個的姓名，一位姓金的，一位姓王的。我們喝了一回茶，那位姓金的的出去買煙，那位姓王的的偵探在院中小便。我乘着這個機會暗暗地向金海軒的堂倌說：

「你告訴隔壁第一公寓內，田先生，就說我被捕了，叫他在外邊營救。」

那堂倌走出去後，那兩個偵探又都回來了。我們又沖了一壺茶，正喝

。忽然隔壁田同志喊叫：「那一位我？姓甚麼？」那兩位偵探都很驚訝：

「這裏沒有找人的。」

我聽了隔壁田同志的喊聲，我嚇得臉上變了色，我也沒敢答話，我急

忙向那位偵探說：

「我們走吧？——省着再晚了找不着他們。」

他們當時也不知是什麼事，也便糊裏糊塗的跟着走出去金海軒了。當我出了金海軒的時候，我不禁爲田同志攝了一把汗。我們又在中大門口高地上蹲起來，約有一刻多鐘的工夫，我瞧見田同志擎着手杖從西邊走過來，我怕得把頭轉來向東看，他也像不覺得似的便走進了中大的大門。當他走進中大時，我心裏愈覺恐慌起來。我想：如果他出來時掃見我怎麼辦？還是走吧。我遂向那兩位偵探說：

「我們到西單牌樓去瞧一瞧，或者在那裏能撞着他們，也未可知？他們最喜歡逛小市。」

我們走出捨飯寺東口。我獨一人在前走着，他們倆人在後面跟着。走到快到西單牌樓的時節，忽然我聽見有人喊

「章先生！」

我嚇得眼簾中的黑點閃動了一陣。清醒後，纔曉得叫我的正是我作的那一部分工作負責的，——關同志。我臉上的顏色馬上灰白起來，不理他，只管向前走。但我斷定他一定被那在後面的偵探捕起來。

沒有聲音，回頭瞧瞧，還是跟着我走的偵探兩個。我出了一身汗，却暗自歡喜。多虧那關同志沒有逮捕起來，不然，我更加上一份罪名，恐怕我這問題，更不好解決了。

陰歷八月十四日

今天上午沒有帶我出去找人，又發生了什麼變故？任他吧，反正出去我也決不肯找着他們的。我知道找着他們，我更沒有出頭的日子。寧肯我一人犧牲，決不連累他人；不叫我出去更好，不然再像昨天遇見關同志怎麼辦？我轉過頭來，那被困女子的形體，正撞在我的視線。我忽想起前天晚上她向我說，可以化錢買，但怎麼運動法？我打算慢慢的爬近木柵欄，問她運動出獄的方法。但我纔向木柵欄一爬，那看守的偵探說：

「遠些！」

我嚇得又縮成一團。我想，只好晚上候着看守我們的偵探睡了，再問那女子吧！一會忽然喧嘩着進來四五個偵探，後面跟着十個背大刀的人。在最前面的便是密探長，他們的臉上多數表示出很嚴重而慘酷的態度，那

態度森森然令人可怕，——怕得我從頭頂一直冷到腳根，還有二三個人現出冷酷而陰險的笑容來；那笑容全是刀尖，那刀尖直攔得我的心房作痛，他們說：

「朋友們！送你們到家中見你們娘去！」

我當時滿身發抖，滿嘴裏的牙振振作響，暗想：我的性命這遭可算完了！——從此，便永遠脫離了父母，妻子；及親愛的同志們。我想到這燦爛的世界，想到這有意義的人生，想到這偉大的革命事業，想到上斷頭台的慘酷，陡然心房酸痛到極點，便昏迷而橫倒在地上了。

在我蘇醒後，瞧一瞧我的週圍，我還在木柵欄內，我很以為奇怪，但再瞧瞧那一個木柵欄內的女子，已經沒有了。我幾悟到纔來提出的並不是我，正是那位女子，看時纔的嚴重的情形，彷彿立刻就要綁到天橋槍斃。

我想到她那種俊秀的風神，面竟遭此橫死，我的眼淚便湧出來了。一會，我忽然懊悔起來，我記得在前天她向我說：「倘若我死後，請你寫信告訴我母親……」但是；她的姓名叫什麼？她的家住在何處？我真馬虎！不該不問問她。不過，我又一轉想：我何必管這些事，連我自己也是一天兩日的活頭！我替她寫信告訴她母親，誰寫信告訴我母親呢？我想到這裏，便躺在地上而沈痛的大哭起來。

陰歷八月十五日

哦！今天是八月十五日，勿怪乎那月兒這般亮呵！我乘着從窗櫺裏透進來的月色，環顧我的週圍，怎麼今天晚上這監牢比往日分外的淒慘而冷酷，莫明其妙呀！莫明其妙！我瞧那看守的偵探又睡熟了，我暗想，我乘着這個機會爬到鄰近木柵欄，和那女子談談，我想他一定更感覺淒涼的，

或者比我利害。因為她在外邊或者已經被人愛過，有了情人的人總比孤獨者快樂；但是，論到坐監牢或殺頭時節，她所感到痛苦，却比孤獨者分外的多。到此時我很欣慰我自己做了孤獨者。今天是中秋節，在監牢外的人們，總是個個舉行天倫之樂，父母兄弟以及夫妻們也都要團圓起來。但是我呢？却在這裏嘗鐵窗風味，將來一定有綁在斷頭台上的那一天！妻子父母兄弟，都要鑄成別離，更談不到什麼團圓，——月呀！月呀！你爲什麼今夜特別的放出你偉大之光，來驕傲而讕悔，快將死的犯呢？反正我在世界上，只有最短的生存。世界上人類的幸福。我也算都嘗過了。只有這「愛」字的滋味，我沒有享受過！這是我一生的缺陷。今天晚上我爬到木柵欄，向那女子把這種話告訴她，並且說，「我們都是將死的人，應當在最短時間，盡量享受人類應有的感快。」我希望她馬上允許我，在木柵欄裏

和她接吻。可惜我們身上都有刑具，並且鎖在兩處，倘若不是這樣，我一定緊緊地摟抱她，臨死我也應當作風流鬼，補我生平的缺陷。我正打算往那裏爬的時間；陡然，毛骨聳然！那個木柵欄空着，兩扇門開着，只有擺在土地上當日她躺臥的碎草。我纔悟到昨天她已經被拉出去了！馬上那屋子裏就顯出一具尸首異處的屍具，並且屍具模糊着些鮮紅血。我知道她此時恐怕早已經上了斷頭台了，勿怪乎今夜這監牢這樣悽慘而冷酷。我想到我不久也要和她受一樣的處置，我不覺失聲而號咷起來了。

忽然又進來了兩個偵探。我想，這可糟了，一定又要拉我出去，和處理那女子一樣，我身上的肉抖得好像要聚在一塊。那兩個偵探，向看守我的那位姓金的偵探說：

「秘探長，——今晚要過堂，叫我們來提他前去。」那姓金的偵探

開了鎖，把我提到前廳去。

依然是先前那張帶紅棹圍的方棹子，衣然兩邊擺着許多的偵探，依然秘探長在上面坐着向我問話。他說：

「章鴻來！你連投了兩天沒有找着他們。我想他們一定跑了。我這個地方，你不能久住。你把你的供詞劃了押。明天送你到電務執法處。他說着把一張供狀攤在棹子上，又說：

「章鴻來！你瞧瞧這是你那天的供狀，有錯的沒有？」  
我嚇得發呆！只得把那張供狀拏起來瞧了瞧，上面寫着：

「……………章鴻來……………加入共產黨……………月支十五元……………  
……………曾任市黨部會計……………組織工會……………招募便衣隊……………  
……………謀舉行暴動……………以新錄作鼓吹革命的報紙……………黨羽尙

有三四人……」。

我瞧這供狀，我怎敢割押；暗想：這一割押，便是自己宣佈自己的死刑我決定不自己殺自己。我喊叫道：

「這不是我的供狀！這是你們屈打成招！我決不承認！」秘偵長把臉一翻，把槓子一拍，罵道：

「混蛋的東西！你不叫我們廢事，你心裏也不舒服！火傢們，掣刑具來！」如是應聲而走的兩個偵探，果然又掣了一堆刑具來。我哭着說：

「這次你們打死我，——我也不割押！來來來！你們再用刑法吧！」秘探長笑道：

「這次不打你了；我總能叫你畫上押就算了。火傢們！接着他的手畫押。馬上上來了兩個偵探，一人按着我一隻手，我扎掙不過，只得隨着他

們的意思，畫了押了。我哭着說：

『你們這裏強按着畫押，我誓死不承認，到了軍法處，我也是翻供的。』秘書長冷笑了兩聲，道：

『哼哼！你翻供吧！等你到了陰曹地府再翻供吧！』又把棹子一拍說：『帶下去。』

我照例又進了木柵欄內。我躺在地上，暗想：押已畫了！明天送到軍務執法處，說不定，當晚就上斷頭台。革命黨死算什麼？不過我死後，我的那女人怎麼辦？我只有五畝田地，她怎能生存？還有我那兩個女孩。噯！噯！誰想到她們都成了無父之孤女了！我決沒有料到我能這種死法？我應當留下幾個字，給我的女人和我的女孩，但又沒有筆墨；其實又何必？死了就算完了。

這次我死的真冤屈！事前我已經知道消息，本來打算躲兩天。嚙！那天不是有病，我便不能到醫院去，也不能撞着張同志，張同志更不能約我去找陸仲庵。但，偏偏趕上我有病，又偏偏遇見張同志；造成我被捕的機會；千巧萬巧把我捕住。我到了監牢內病也好了！這是什麼原因？我又迷信起來，我大概該死了！張同志便是勾命鬼，那「病」便是閻王爺下來的招魂牌。我不知道那輩作孽，纔遭此橫死呢！我的女人呀！我的女孩呀！恐怕以後，我們永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

姓金的偵探，被我哭聲鬧醒！他走近我住的那木柵欄邊。我怕得倒退了兩步，我當是他因為我號咷鬧醒了他，而來責罰我。不，他很表同情的向我說：

「章鴻來！你不要太難過了！你瞧，你連哭三宿，事已經遭上了，哭

有什麼用處？我實在被你哭的心軟。我告訴你：

我可幫你的忙。你有沒有認識的直魯聯軍的要人？——像潘復，王琦等人；叫他們在軍務執法處那邊說說情，或者即可釋放出來。你若沒有認識的，我給你送信。」我那裏認識直魯聯軍的要人？就是有認識的，他們決替我們說情。他們望不能殺我們而甘心。我愁着說：

「沒有認識的。」

「你的朋友有認識的嗎？」

「也沒有。」

「這就是難說了！」

這時，我陡然想起那女子向我說，可以化錢運動出獄的話，怎麼運動法？問問他吧。我很誠懇的說：

「金先生！我實在是窮屈，我希望你救我。倘若有出獄之日，我一定酬謝你。不知道……這裡若化費點款子，能否運動出獄。」

「化費款子……。」他停了一會。

「我不敢說一定可以成；不過，我可以和密探長商議一下，看他有法子沒有？你要知道，釋放你出獄，還是得軍務執法處那邊。這裏，只能逮捕人，不能釋放人。聽說先前主要的人犯……就像馮玉祥的親戚某某……等，還有冒充軍人，私藏軍火的偽旅長李子初等，均是用錢買出去的。總一句話說，單處長是歡喜金錢的。這件事我盡力辦。我運動密探長，暫且留你住在這裏。你放心睡吧！」

我聽見了這翻話，心裏馬上開了生路。但是還憂慮，恐怕他辦不成；心裏不住的發急，恨這漫漫地長夜還不趕快亮。我輾轉反側總是睡不着，

我覺得那夜神也仇視我，故意的不放出光明來。我忽喜忽悲的情緒，纏繞着我的心弦。我聽見那街上梆梆地擊柝聲，和姓金的偵探呼呼地酣睡聲，一梆一歡喜，一呼一悲傷，彷彿許多的淒涼和傷恨，從拆裏擊出，睡裏吸進。我只有默默地禱祝上帝幫助我逃出這個監牢。

陰歷八月十六日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今天！前些日子，我最恨的是姓金那位偵探，因為逮捕我時便有他一個，並且在密探長眼前打我的也有他一個。今天呢？我特別歡喜他，我覺得他特別的尊敬可愛。我見他時就像被童子捕去的小麻雀向着人嗷嗷地待哺一樣。我暗想：如果他能將我放出，的確同我再生父母一樣，無論如何，也忘不了他的好處。

午後一點的時節，姓金的偵探秘密告訴我，「化錢運動出獄，已有

眉目；秘探長應充了，可是得兩千元。秘探長不要錢錢是交到單處長的。

「我愁得眉頭發了直：暗想道兩千元，何處弄來？我說：

「金先生，——請你再廢心和秘探長說說。我是個窮學生，何處弄來兩千元？只可拿出五六百元。」他應着走了。

我暗想：如果秘探長非兩千元不可，那怎麼辦？我的家庭連生活都維持不住，那裏有錢？就是五六百元，也拿不出。我想了半天，如果秘探長非兩千元不可，我只好向我本家借借，拿我房產作抵押。好在他們都有錢，況且待我都很好。但是，他們都在家中，「遠水救不得近火」。在北京只有我的祖父，玉平一人，萬一他聽見我被捕的消息跑了，怎麼辦？反正就是成功了，弄錢也是一件棘手的事。

五點後，姓金的偵探又來了，我歡喜極了，忙問他

「怎麼樣？」他環顧了左右細聲說：

「秘探長說，因為你太窮了，只要一千二百元，再少不能。」我低着頭沈思了一會。他說：

「再少我可不能辦了。你應允了吧！你想想你供些什麼？還有些證據，到執法處，還有你的命嗎？一千二百元算什麼？性命要緊！」我暗想：若不應允，他不管了，怎麼辦呢？我咬了兩咬牙，權當我被土匪綁了票！其實他們何常不像土匪綁票一樣！我說：

「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不過，我要親自見秘探長。」他笑道：

「那是自然。我爲了免你和秘探長疑惑我在中間割了你的款子起見，我也必定令你們對對光。今天晚上，你們見面談談，決定後，明日即可出獄。可是的，我爲你跑腿，希望你給我買幾雙鞋穿。哈哈！」

「金先生！你爲我的事跑腿，我一定重重的酬謝你，放心吧！」姓金的偵探走出以後，那天也黑起來了。偵探進來問我吃飯不？我肚子裏覺得餓了。的確我應該餓了，我從進來沒有正經吃一碗飯。我告訴他在外邊叫了些菜，檢着我願吃的。這天晚上，我快活地飽吃了一頓，我知道我的性命保住了。

晚上八點鐘，秘探長傳我過堂，我走進廳去，廳上的環境，不合先前一樣了，只有他一個人和姓金的偵探。我知道這叫作「秘密過堂」。他細聲說：

「我們的火隊和你說的話，——你能辦到嗎？」

「我可以辦？」他先將指頭伸出一個後，又伸出兩個說：

「一千二百元？」

「是的，——我知道？」

「你要明白，這款子我不要，我的處長單……他要。我是可憐你，並沒有別的心？」

「謝謝秘探長？」

「不要謝，那裏都是交朋友。我希望後來萬一我犯到你手裏，你也像我寬放你一樣地寬放我一下。明天，我叫金火隊和王火隊和你一塊出去，你將款子辦好，把舖保拔妥。晚上我便送你到軍務執法處，當天你即可出來。」他說完了後，又向姓金那偵探說，「將手梃腳鐐，給他牽下來，叫他鬆散鬆散，晚上叫他在你那間屋子閉舖上睡。這幾天也真夠他受的。」說着向我笑了笑，挾着提包走出。

我的手和脚，在手梃腳鐐除下後，覺得輕的要飛一樣；但是瞧了瞧，

手脖子及脚脖子均已磨破皮而隱隱作痛。我躺在被褥的牀上，暗想：我六七天在地上睡——竟不知在牀褥上睡還這樣安逸而舒快喲！但身上又亂癢起來，我知道我已經受過濕氣的身子，被被褥暖氣暖過來而發熱了。我暗想：想我明天此時可出獄了！我想到我出獄時，親朋，同志等，湧躍熱烈的歡迎，我又止不住眼眶中的淚，直流下來。

陰曆八月十七日

天纔六點鐘，我便推着姓金的偵探起來，約着姓王的偵探一塊來到前孫公閣號內。我告訴他兩人在外面少等，我獨自一人進去，我走上樓去，到了玉平的屋子內。他見我很驚慌的忙問：

「你怎麼出來了？你不是……。」我此時幾乎要想摀着他哭，但時間的關係，還能允許我哭嗎？我說：

「我沒有出來，偵探還在樓下呢。我已經運動好了，用了一千二百元的運動費，交上，今晚即可出獄。我沒有款，求你……求你……借給我……我還有房產……作抵押。」我說着幾乎哭出聲來。他說：

「真的嗎？交上一千二百元便可出獄嗎？不是騙你？」

「不是騙我，真的，不防我一面交錢，一面就令我立刻出來。」

「好好！不但是一千二百元可以，即便兩千四百元也可。我們權當被人綁個票；但不知怎樣交法？」

「——你把磁子湊好，在下午二點鐘托一個人往西單牌樓四如春小館內。我在那裏等着，叫他找章鴻來，那是我的假名。」我說着眼含着滿包淚就走了。

姓金的偵探問我辦的怎樣？我告訴他已經成功了，下午二時在四如春

小館內等着送款的人。如是我們就沒有回去，在浴德池洗了個澡，天已正午了。我和他們到四如春內的小單間屋裏吃了一頓午餐。兩點鐘過了，火傢進來說：「有人找章鴻來。」我知道是送款子的，我就請他進來。我一瞧，送款的人並不是別人，正是我父親的好朋友田老伯。我介紹他與那兩位偵探互相認識後，他說：

「我是來送款子的，你們那一位帶我去見秘探長去？」姓金的說：

「我和你一塊去。」王火傢你在此伴着章鴻來，大約三點鐘我即回來了。我在裏面躺着睡了一回，三點鐘後姓金的偵探果然和田老伯都回來了。我忙問田老伯道：

「怎麼樣？」田老伯說：

「已經辦妥了；款子已經交上了，舖保已找好。秘探長說今晚送就

送到軍務執法處，馬上就放你出來。只是保你出來找他三人。這是官樣文章，必須如此。今晚我在櫃上候你，玉平也在那裏等你。這裏有一百元，你拿去開消他們吧！」我拿着一百元離了田老伯便同他們回三眼井秘探處。

回去後，那姓金的偵探和姓王的偵探，便賀我，問我要報酬。我每人送他三十元。我又一想賬房李先生待我很好，送他十元。玉平是我的恩人，晚飯後，我正準備出獄。我計劃着出獄後，先會玉平，玉平是我的恩人，再會會同志中的一個，叫各位同志都知道我出來了。別人一概不見，靜靜躲避四五天，再秘密逃出京去。這次我不死，我可大膽了！我還視週圍的偵探，我暗暗地咬了咬牙，如果北京光復黨務公開後，我一定回來剖殺你們；叫你們也受的壓槓子的滋味，叫你們個個也上斷頭台。你們那時就化千萬金萬萬金，我也是不放你們的。我暗笑他們真傻！「捉虎容易，放

虎難。」他們居然將我釋放了。最可笑，那秘長，還希望以後犯在我手裏也寬放他？笑話！倘若他犯在我手裏時，我不叫他上斷頭台，也叫他爬刀山。哈哈！

一點，一點，一點，都過去了。我在屋子裏來回的踱着，暗想：怎麼秘探長還不來？或者是沒辦好手續？壁上的鐘已經到了十一點了。這真奇怪，莫非有了變動？我相信秘探長決不至於騙我。壁上的鐘小大針又走到一塊，正是十二點。我知道這件事有點糟糕，即便手續不完全，今天不放手，秘探長也該來告訴我？爲什麼到現在一點消息也沒有？連姓金的偵探都不見了。我想到最後弄到「人財兩空」，這四個字，不由得使我的心又跳起來。

秘探長來了，姓金的偵探又進來傳我。我知道這件事已經有了頭緒，

但從姓金的偵探臉上，顏色觀查，我出獄的事已爲成爲泡影了，沒法子進去見秘探長便知端詳了。

我走進前廳，秘探長很莊嚴的在那裏座着向我說：

「章鴻來，你這件事？不甚好辦。大元帥已經知道了！派我們的處長重新調查，要借此整頓學風。款子，處長不敢收，現在已經退交田老板了。你有給偵探的錢，叫他交給你，不過，你放心，我決設法營救你，再住三二日再說。你總不至於死。」說着又挾着皮包走了。姓金的偵探果然將我給他的款子連姓王的和司賬李先生的款子，一塊收齊交給我，並且說：

「我們太對不起，沒有替你辦好；請你將款子收起。」我暗想：這款子我要乾什麼？不如送他們吧！或者他們還肯努力替我想別的辦法。

我說：

「就是沒有成，！也送給你們用吧！還是望你們給我盡力。

「盡力一定。款子，我們是不敢要的，以後如果你出獄時，你願賞我們，那時再講吧！」

我喘了口粗氣，只得將款子收起。我躺在牀上，淚紛紛然滴下，恰像一顆枯槁的柳樹已經被水灌過來，正想展開牠的枯槁的葉子，忽然又被烈日晒回去一樣。我想：雖然秘探長說，「決設法營救我，總不至於死。」但是，他的話是真的呢？還是騙我呢？我想又到我真該死了！怎麼連這一點生機，我都攆不上呢？怎麼在我以前，所逮捕的同志，不掣着整頓學風？偏偏臨到我身上，就掣着整頓學風？該死的人，處處撞着死神。我躺在牀上又號跳而痛哭起來。

姓金的偵探來安慰我，不理他，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好人。

陰曆八月十八日

上午九點鐘，姓王的偵探跑進來說：

「秘探長叫我和金伙傢帶你，還是找他們三人。我想：你在家裏也很悶的，我們出去散散心也好。」我一想：怎麼有五六天不出去找人，今天又緊起來？莫非我這個案子上面又權緊了嗎？不管牠，反正性命早已送給上帝了，去就去。

我們到天橋一帶逛逛，我知道他們三人決不會在這裏渡過。但是，姓金的偵探要我到這裏。

我們坐一家茶坐喝茶，我買了一份報聽聽，我知道北伐軍已經到徐州了。我暗自喜歡，如果我還有二三禮拜的壽命，候到北伐軍到北京時，我也可逃出獄來。但又一想：如果判決了，我決不能有二三禮拜的壽命，那

女子不是樣子？况且就算叫我延長壽命到北伐軍進北京時。他們那時節，還會把我砍了。我想到這裏，又落下眼淚來了。姓金的偵探見了我落淚。他說：

「你不要難過！你出獄是不成問題的了，不過再住三二日。那天，秘探長說的話，你還不明白嗎？」姓王的偵探也說：

「你放心！覃處長見錢眼開，決不會不要的；不過再住兩天就是了。叫你再找他們三人，這是掩別人的耳目。」

我聽見他們所說的話，也有一部份合乎情理；但是我總不相信他們所說的話是真實的，不過也能使我減少我心裏的痛苦，——由絕望變成懷疑。

陰曆八月十九日

我正在牀上睡覺，忽然走進來十幾個大刀隊和六七個偵探，前面領着的便是秘探長。他們把我綁着上了車。我知道這大概是把我送到軍務執法處去，我心裏暗自歡喜，這次我可出獄了，因為田老板已經交上一千二百元，到軍法處取保條，便可釋放我了。我在氣車上歡喜得要跳舞。誰想到那氣車直開到天橋。天橋週圍滿滿地人，個個都睜着可怕的眼珠，向我癡笑。我回頭一瞧，肯後的大刀隊，已經將我五花大綁。我知道這大概是槍斃我！

但是，我在那裏站着，心裏一點也不害怕；彷彿死是最高尚的，是最有價值的。我週圍環顧那些個看熱鬧的人，都是農民和工人。我想起我是一個革命黨，這次的死，純是爲農工謀利益而犧牲的，我應當乘着這個機會向他們宣傳一下。我要求在我面前執大刀的劊子手說：

「讓我十分鐘的工夫；我向他們說幾句話。」那劊子手點了頭。我如  
是大聲演說起來，觀的人都給我拍掌稱讚。我高聲喊：

「國民黨萬歲！」

「中國農工解放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看熱鬧的人也跟着踊躍的高喊，並且向前擁擠着走：向前走了二分鐘  
後，幾乎湊近我的眼前。監斬我的軍官急了，忙喝了一聲：

「開刀！」只聽得噯嚇一聲，我昏過去了。

蘇醒後，我的脖子隱隱的作痛：我摸了摸，頭還在脖子上。我又環顧  
了週圍，並不是殺人場，乃是一間昏暗的小屋子裏。我躺在牀上，細想剛  
纔的情況，却是一場惡夢。這時，我的身上已經出了一身冷汗。

陰曆八月廿日

這天的午後，約有兩三點鐘的時節，秘探長挾着皮包，從外面走進來，向我說：

「今天我送到軍務執法處去。你的衣服，東西，都帶着，火隊們沒有欠你的錢？若有，你向他們要。」我說

「沒有。秘偵長，——到那裡可以釋放我嗎？」他說：

「今天就釋放你，汽車在門外。快去吧！火隊們，章鳴來的案件都帶着。」我暗想：這次到軍務執法處便沒有希望了！他們皆說是釋放我；但是據我的經驗，那一次鎗斃和絞斃的人犯時，都是這樣的騙到天橋或殺人場。我的知覺不知道爲什麼失掉了這樣快，白霜霜地臉！和兩隻直僵僵地眼，無知覺的隨着他們上了汽車。

沒有知覺的我，只瞧見汽車前面的玻璃上透進了許多的馬車向我恨命亂撞。秘偵長用手拍着我說：

「韋鴻來！你不要害怕！的確，你今日可以出獄了。田老板已經交上款子了！現在他在家中候你。你到了執法處時千萬要翻供，就說不是共產黨……千萬……千萬……。」我在昏迷之中，聽見秘偵長說一定出獄，田老板將款子交了的話。我的知覺又不知從何處出來了，心房中隆隆一喜，說：

「我翻供成嗎？」

「不要緊！我在前面替你說話。」

到了軍務執法處，將我送在一間屋子裏，姓金的偵探在我眼前——看守我。過了三件案子。便臨到我了。

我到了廳上，那廳上的佈置比偵探處嚴森的多了！兩面站的滿滿地大刀隊，上面擺着三張有紅棹圍的方棹，正中坐的一位白鬍老頭，我料想這大概是單處長了。東面坐的便是秘探長，西面坐的那位我不認識，恰像三堂會審的戲。那白鬍老頭問道：

「你叫章鳴來嗎？」

「是。」

「你爲什麼加入共產黨？」

「我沒有加入共產黨。」

「什麼？你供狀上供的是加入共產黨。」

「我……我加入過國民黨。」

「國民黨不要緊，大元帥和孫先生還是老朋友呢。」

「你組織隊去隊幹什麼？」

「沒有，這是成三污癩我。」

我聽你一個學生也不像幹那種專的人。」

「你再待幾年畢業？」

「今年就畢業。」

「好！很好的學生。我瞧你是上別人的當了，我救的出去。你能找着鋪保嗎？」我聽見叫我找鋪保，就可以出來，我心裡歡喜地就像一隻虎，

悶在牢裡，看守者將開門喂牠的時節，他想着往外撞的情形一樣。忙說道

：「可以找着。」秘探長忙將一個鋪保單送上說：

「他的鋪保已經我好啦！」他擎在手中瞧了瞧說：

「我現在釋放你！你去找他三人，找着他三人，你到案對質，放心沒有你的罪。你若畏罪潛逃，惟鋪保是問。你暫且等着，對對鋪保，放你去。」

堂已退了，兩個副官去對保，我獨自已在一間屋子東西的渡，心裏有說不出的歡喜。我走的脚步，踏着那地板咚咚的响，即刻彷彿是一種音樂慶賀我送出獄一樣，約有半點鐘，書記官又叫我去，向我說：

「鋪保不錯：你可以回去，千萬安心讀書，不要負了處長釋放你的恩情。」我應着走出大門。

我走出大門後，姓金的偵笑着臉迎上前來。我知道沒有送報酬給他，我從腰裏拿出七十元交給他說：

「你自己三十元，姓王的三十元，李先生十元。」他道了謝，馬上上

了洋車走我了。想我這次可成爲自由鳥的了！

我在馬路上向前走，不知向何處去好？覺得身上非常的輕，好像能飛起來，我瞧見那馬路特別寬大，兩邊的房屋均很高大，聳然齊天。街上走的人，均是活潑潑地像夏天野外的禾木一樣的茂盛。我覺得電杆，電線，木牌，牆壁，及各商號門外所陳列的東西，都有了生氣，好像都會活動。我大踏步向前走，覺得自己的軀幹也漸漸高大起來，好像似一步一步踏進天上的深雲裏。

一九二九，四，八，脫稿於北平。

## 夢兆姑娘

(一)

陰曆正月初三那天：黃縣的風除俗，了年老的婦人外，青年的婦人，都要回娘家拜年，家家如此。

天還未亮時，夢兆便起牀了。這是隔着娘家太遠的緣故，趕不及在家中吃早飯，所以早晨走。她梳頭，洗臉，穿衣服，足足地廢了一個多鐘頭。當她梳裝完畢時，便回過身去向媼丈夫辭行，照例說：

「我走吧？」

真茹躺在炕上被窩內，輕輕地放下手中的煙槍，鼻孔放出兩股白氣。那兩股白氣飛騰在空中，如朝出的雲霧一般。他的黑黝黝地眼精，端量她

一陣，接着很莊嚴的說：

「走吧！可得早些回來。」

夢兆答應着走出房門，蹣跚地向她婆婆房中走去。她的婆婆早已起牀了，坐在床上吸水煙。她照例將臉水，手巾，胰子，預備在她婆婆面前，除却今天不用給她婆婆梳頭外。她侍奉完畢了，便向她婆婆笑道：

「媽媽！我走吧？」她的婆婆向外望了一望，接着說：

「走吧！你娘家的車來了嗎？」她笑道：

「早已來了。」她的婆婆尋思了一回，說：

「你走吧！下午早些回來，明天有客來，還得包餛飩子，我一個人忙不過來。」

夢兆答應着走出，上了車，約有兩點鐘的工夫，便到了她的娘家了。

## (二)

夢兆到了娘家後，首先到客屋「神主」前拜年，次則回家給她那些哥嫂拜年，然後便坐在她大嫂子坑上用早飯。

她吃着飯，心中不住的思想：夢蘭怎麼還不來？她信上不是說過今日早晨就回家嗎？莫非她不來了？她還打算問她的大嫂嫂，却又不便張口，因為她們都知道和她夢蘭最要好。她反復的思想：如果她不來，我這次回家有什麼意思？她急得飯都懶得吃咽了。忽然聽得街門響，接着兩條狗狂咬起來，在坑外邊坐的她的大嫂嫂，一面吩咐在坑前站的鬍媽去開門，一面回過頭笑着向夢蘭說

「大概是你夢蘭妹妹？」

夢兆也正在猜想是夢蘭，被她嫂嫂這樣說，心中便忐忑不安起來，暗

想：我心中的事，怎麼她猜着了，便故意的說：

「不見得，她或者不來家拜年了。」她嫂嫂笑道：

「真的，她一定來家。時纔你大叔遣人來和我說，今天正午約你到那邊去吃飯，說是夢蘭和姑爺來。」正說着，忽聽見客屋門响，她嫂嫂道：

「你聽——是不是你夢蘭妹妹在客屋「神主」前拜年？」

夢兆笑着搖了搖頭，接着便聽得一陣笑聲。——恰似夢蘭。夢兆和她嫂嫂都急忙下去迎，不是夢蘭，還是誰呢？夢蘭一見她嫂嫂便嘻笑道：

「給嫂嫂拜啦。」

「好妹妹——你不要折死我了！」

她嫂嫂讓夢蘭坐下以後，夢兆愁眉不展的臉纔漸漸展開，兩腮上浮上欣喜的顏色來。她嫂嫂添着笑臉，瞧了瞧她，又了瞧瞧夢蘭，便朝着她嘻

笑的說：

「我說一定來，你不信，現在信了吧，先前還值得愁到那樣……。」

夢蘭笑說：

「我先頭何常愁呢？都是嫂嫂賴人。」她的嫂嫂笑道：

「你說我賴你，憑良心吧！」夢蘭笑着說：

「不要拿我開玩笑！我正要問問夢兆姐姐，去年冬天你的身體可好嗎

？舊病沒有犯？」夢兆愁着眼眉說：

「何常沒犯——去年十一月初五日犯了一次，二十一日又犯了一次，

最後這一次特別的利害，一連三宿沒有睡。」夢蘭又問：

「現在可好了嗎？」夢兆說：

「現在總算好了，但還是常咳嗽。」夢蘭喘了口粗氣說：

「你的身體是要自己保重。你這個病症，我會問過你的妹夫。珠泉說，恐怕是氣管枝炎，好治是好治，恐怕由急性轉爲慢性，最不易除根；但是，於身體無礙。頂好的法子，是靜養：不要生氣不要操勞，要多吃滋養品，不要太冷和太熱；最好冬天到上海去，夏天在海濱居住；這樣調養有三年就好了」。夢兆笑道：

愛呀呀！那樣！誰能那樣調養！況且我這個病，不一定是氣管枝炎，我總疑惑是肺癆？不然，我怎麼常吐血呢？」夢蘭愁眉說：

「我想一定不是。好在今天珠泉來，你也當不了到那邊去。午飯後，請他替你檢查一下，如果是肺癆，也好早早治。我看西醫總比中醫強一點。」夢兆冷笑道：

「我不願意我的病好，如果是肺癆，那纔是我的福啦！我遭罪還沒遭

這夠麼？」說着眼圈有點紅了。

夢蘭的母親遣人來叫夢兆和夢蘭去。夢蘭便催夢兆走？夢兆辭了她嫂嫂，和夢蘭走來。她反復叮嚀她嫂嫂下午早早駕車去送她。她嫂嫂笑道：

「大正月裏，在家中耍幾天吧！」夢兆很嚴重的說：

「不，我家裏還有事理，」說着，和夢蘭已經走出街門。

(三)

夢兆到了夢蘭家後，照例給她大叔和嬸母拜年，拜年後便到了夢蘭的房中。珠泉也進來寒暄了幾句，便退出去。屋內只剩下夢兆和夢蘭兩人。夢蘭湊近幾步握着夢兆的手，很誠懇的問道：

「姐姐，——姐夫近來還是和先前一樣嗎？」被夢兆一問，心中滿

腹的怨屈都衝上來了，兩眼噙着淚說：

「那還用問！他是壞就的了醋！先前不過抽大烟，現在竟常常打嗎啡，滿身上，腿上，都是針眼，亂的不像樣子！近來小便發紅，小便時痛得叫呼像豬聲。我想不是淋症，就是楊梅！這都是在那幾個暗娼中得來的。」

「說着那眼淚便一滴一滴的滴下來了。夢蘭驚道：

「這一定是淋症，是傳染病，你千萬別叫他……。」夢兆哭着說，

「我……我……我受不了他的打罵，只得任他便了。我知道我的身體也會同他一樣的霍爛，我不久便要死在他的手裏！」說着便啞啞的哭起來

。夢蘭勸道：

「你不要傷心，我問你，——他沒有錢用麼？何至於打嗎啡？」夢兆哭道：

「你還當我有錢嗎？家產早就便賣淨了。去年年底還有五六千的債務，一臘月滿門都是要賬的，他藏在家中不敢出頭。我想：我們眼見變成乞丐了，」說着，她哭的更厲害。夢蘭央求道：

「好姐姐，——你千萬別難過，哭是一件無益的事。你應當自己籌劃，這種男子你還跟她受一輩子罪麼？」夢兆聽見夢蘭說這些話，越法沈痛起來，放聲大哭着說：

「我……我……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是個最弱的女子，又無父母作主，我有甚麼辦法呢？我……只……只怨自己命薄，混一天算一天，混一日算一日。我本當去死了，但我……我……又捨不得你，……」說着把身子偎在夢蘭身上。

夢蘭見她哭利害了，知道把話說重了，懊悔不過來。又聽見夢兆說捨

不得她的話，觸動她和夢兆的感情，又想到夢兆到了這個田地，她還不能拯救她，也不由己的陪她哭了。

夢蘭止住她的眼淚，打算用種種地言語勸她的時節，珠泉便走進來。夢兆聽得腳步响，便料是珠泉，她恐怕他聽見她哭，忙用手巾拭了眼角上的淚痕，向珠泉強說：

『我到忘了，去年冬天月蒙先生送的藥，我還忘謝呢！』

珠泉已經聽見夢兆臉上未拭淨的淚痕，便知到她又傷心了。他本來打算用別的話混過她傷心的事去。忽然聽得她說出謝他送藥的話來，心中到喜歡了，忙回答道：

『這是應當的，何用謝！不過我聽夢蘭說，你不但常咳嗽，有時還吐血，所以也不敢說就是氣管枝炎？頂好今天下午我替你檢查一下，如果不

是肺癆，便不是甚麼要緊了。」夢蘭笑道：

「謝，——不過我不願意我的病好，我最希望我得的是癆瘵，早早死去，便是我的幸福了。」說着眼又紅了。夢蘭齷很道：

「姐姐，——你說些甚麼話？你不想念我麼？無論如何，今天非叫珠泉替你檢查一下不可。」

夢兆笑着向夢蘭點了點頭。珠泉在棹上整理聽診器。屋內寂靜了半點鐘，午飯便擺上來了。

夢兆和夢蘭並膀坐下；珠泉便坐在夢兆的對面。夢兆的嫡母端進來，大家均開始活動杯箸。珠泉擎着酒壺酌了一杯酒讓夢兆喝。夢兆本不能喝，又推讓不下，只時喝了幾盅，臉上覺得紅熱起來。她乘着珠泉和夢蘭談話時，便用眼端量珠泉。珠泉底確令人可愛，雪白的硬領，光滑的頭髮

紅潤的臉蛋，兩頰上凹下去的曲線美，處處表現一種美男子的態度。她回到自己的丈夫，臉怎樣的黝黑，皮膚怎樣的粗糙，身上的黑針眼和處處討人厭的俗氣。她和他配成夫婦，她早以爲明珠拋在廁所裏。她想。如果她變莎爾，在晚間慢內雙手擁抱着珠泉，向他那紅潤的有曲線美的腮上吻着，是多樣的溫柔呵！她想到她丈夫向她接吻時，嘴裏放出來的臭的氣味，她奮恨到極點幾乎立刻想着把真茹殺死：但剝那間她便氣餒了，兩個眼精呆呆地瞧着珠泉。珠泉羞得低下頭。夢蘭用話混混過她的幻想，棹上的杯箸又依舊活動起來。

午飯吃過後，又暢談了一點鐘。夢蘭便把椅子放在房子正中，珠泉着聽診器向夢兆笑道：

「姐姐，——請你解開衣服，我檢查你的肺。」夢兆含笑說：

「不用檢查了，我要走了。」夢蘭道：

「不，——一定替你檢查。」夢兆笑道：

「還用解衣服麼？就在外面聽吧！」夢蘭笑道：

「在外面聽不出肺音，怕什麼？珠泉又不是外人。」

夢兆被夢蘭說得無法可說，只得含羞解開衣服，將胸部露出。珠泉很莊嚴的坐在她的面前，用聽診器輕輕地在她的胸前按了幾下，笑道：

「姐姐，請你呼吸。」夢兆心中正砰砰地跳，臉上紅熱得難過，回頭向夢蘭說話，聽見珠泉叫她呼吸，只得用力呼吸了兩口。珠泉笑道：

「姐姐，請你轉過身去。」

夢兆望不得這一聲，便轉過身去，望着夢蘭笑，夢蘭也不覺失笑了。

珠泉又用聽診器向她身上按了幾下，接着說：

『姐姐請你轉過來。』夢兆只得又轉過身來，當她轉身時，她的視線正衝在珠泉的眼光上，珠泉笑了。她瞧着珠泉用左手的中指，按在她右面乳房上部；右手的中指在按在她的乳房上部的左指打了幾下，放出砰砰地小響。當他用手指接觸在她乳房上部時，她感覺出一種麻醉的熱氣，從胸部直走到小腹下，臉上也覺紅起來。當珠泉再用手按在左面胸部時。劉媽便撞進來了，瞧見夢兆姑娘袒背露胸在那裏受珠泉姑爺的打診，便吃了一驚道：「噯呀呀！這叫做什麼？」夢蘭正色道：

「老劉你不要大驚小怪！你珠泉姑爺給你夢兆姑娘診查病症呢。」老劉默然不語，倚在房門框上站着。夢兆此時已經把衣服扣好了，便問老劉：

「你來做什麼？」老劉道：

大少奶奶說：「今天找不着車子，叫姑娘明天早晨走。」夢兆一聽急

了，忙說：

「這不行，我家裏還有事呢？」夢蘭插嘴道：

「你不要急，不回去又算什麼。」夢兆喘了一口粗氣說：

「你不知你姐夫的脾氣和我婆婆的利害！今天下午還等我家用包餃子呀！若不回去一定又要生氣，說我躲懶了。」珠泉說：

「沒有車子，沒辦法，只好叫人向你家中告訴一聲，就說找不出車子，明早就回家。我想真茹也是個明白人，不至於尋你生閒氣。」夢兆似乎以爲珠泉說的對。便說道：

「老劉，——你有工夫勞你的駕跑一蹓吧！不過先要告訴大奶奶知道。」

「老劉愁着說：

「丁夫到有——不過道路太遠了，不曉得能趕回來不能？」夢蘭笑道

「怎麼不能！你那兩隻腳走的快，快去快去，回來我必賞你。」說着推着老劉走了」。老劉走了後，夢兆便問珠泉：

「先生！我究竟得的是什麼病？肺癆吧？珠泉愁着眉頭道：

「肺裏有點病，可是很輕。」夢兆笑着說：

「肺病？好了！」夢蜀道：

「肺裏有點病，不甚重。很好治，只要保養得法，就能漸漸好了。」

夢兆笑着說：

「那裏能調養！開氣還不夠生的。」

夢兆並不拿着自己的病當心；不過她心中漸漸不安起來，她算定明天回去要吃氣，所以默默地坐在那裏。

## (四)

夢兆的婆婆從下午三點鐘等夢兆回來，一直等到五點鐘，沒有回來。她心中便猜疑起來，往日回家並沒有敢這樣晚，況且又叮嚀她，告訴家中有事，她竟敢不來！噢！噢！這是躲着包餃子。她來時再說，她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

真茹醉東醉西走進來，一進門便叫夢兆拿烟盤子來。夢兆的婆婆便回答道：

「夢兆還沒來呢！到這裏來吃吧！」說着把烟盤子放在她的坑上。真茹便走進來躺在坑上，一面燒着烟，一面問道：

「夢兆怎麼還不來呢？」夢兆的婆婆把牙一咬說：

「躲着包餃子，還能來家麼？你寵得你媳婦，什麼事都不幫我忙，什

麼話也不聽，還來問我！」真茹一面抽着烟，一面勸她媽說：

「媽呀，你不要生氣，等她回來時，我責罰她，死王八爺的！」正說話間，老劉便走進來了，向着夢兆的婆婆請了一個安，問道：

「老太太好、少爺好。」

夢兆的婆婆便問道：

老劉你來做什麼？你姑娘今天不回來了麼？「老太太，——我正爲這件事來的。我姑娘沒有找着車子，大奶奶留她住一宿，今天不來了，怕老太太和少爺掛心，纔叫我送信。」真茹放下煙槍問道：

「老劉，你姑娘在家中做什麼呢？你夢蘭姑娘回家沒有？」老劉笑道：

「呵！夢蘭姑娘也回家了，姑爺也跟着回去的。我家姑娘在夢蘭姑娘家中吃的飯。姑爺還給我家姑娘治病啦。」真茹急忙問道：

『治什麼病？』

「聽說我家姑娘傷了風，姑爺用手替她推拿。姑爺醫道真高強，馬上我家姑娘的病就好了。」真茹禁不住跳起來問道：

「老劉，這話真的麼？你親眼看見的嗎？」老劉不耐煩說：

「誰說謊，我看見姑爺用手在我家姑娘身上按摩呢。治病怕什麼？」說着便告辭走了。

真茹氣的說不出一句話。夢兆的婆婆也氣的發抖，約有半刻鐘，真茹說：

「這狗賤人，無怪乎她願走娘家，她和兆蘭好，原來想着一箭雙鵰呵。我不想到我生平做英雄，偷淫人家的妻女。決沒想到我自己的妻也被人家淫了，這真叫『報着應』。珠泉那猴鬼子，我不殺你，誓不爲人！」夢兆

的婆婆道：

「我們是什麼人家，竟出了這樁醜事！真給我家中丟門風！我們還能在世上過嗎？你正經想個主義才好，粧聾粧瞎不行！」真茹叫道：

「這還用說嗎？要這個偷漢子的賤人做什麼？無論怎樣我決不戴綠帽子，明天她回來，逼死她就完了！」

(五)

第二天早晨，夢兆便坐車，向婆家飛奔。她暗想一定得鬧一場；但她並不曉得老劉中間又說了一套話。她打算只用種種言語回答真茹。及她走進了她的街門，走到她婆婆房門時，她纔發現出來這件事鬧大了，因為她見她婆婆嚴厲的顏色和她大夫凶惡的樣子，都是先前所沒看見。她知道壞了，但她並不怕，依然，放胆走進去，向她婆婆，真茹行了禮，便笑着說

「媽呀！！我回來了，昨天……。」她的婆婆把牙咬了兩咬，指着她罵道：

「養漢精！你昨天幹的好事？還來背我，大姨子跟着妹夫睡：不要臉的東西，還回來幹什麼！」

夢兆被她婆婆劈頭一罵，到嚇怔了，很驚疑的問道：

「媽呀！你說的是誰呢？誰是養漢精？我昨天，……我……。」說着便哭起來。真茹一手支着煙槍，一手指着夢兆罵起來：

「你還哭什麼？你就是養漢精！你就和妹夫通奸。」夢兆哭着說：

「我何嘗呢！你瞧看了嗎？我知道你們討厭我，硬加上我這個罪名，要逼死我！你好婆那愛紅，寶珠，……我死……我死……。」真茹冷笑道：

「哼！哼！還屈你嗎？老劉告訴我們的。珠泉那賊子還用手摸你奶子，還賴什麼！」夢兆真氣急了，大哭着說：

「那是給我檢查肺，這算得我偷漢子嗎？若你媽病了醫生給你媽查病，也算你媽通奸了嗎？」

嘯的一聲，一枝烟槍向夢兆頭上飛過來，馬上夢兆的頭使染成紅的了；接着真茹跳下去，用腳向夢兆小腹下踢了兩腳，罵道：

「死王八肉的！你連老太太都敢罵了！叫珠泉那小子偷昏了，趕快給我死了！我家裏不要這淫婦」，說着又向她背上揮了兩拳。

夢兆兩手撫着頭伏在桌上大哭起來，暗想：自己並沒有半點錯，硬拿通奸兩字按在自己身上，有口難分，將來聲揚出去，難辦真假，還有什麼臉見夢蘭和珠泉，又想到自己無父母，丈夫對自己下這樣毒手，婆婆又這

樣的陰險活着有什麼好處？她想到她當孩子時，父母高貴她的情形，想到夢蘭待她的恩義，她身子好像落在油鍋一樣！她左右無處躲閉時節，突然她聽見她手中夢蘭送給她那個金戒子，她心中放鬆了一點，好像有了生機，狠一狠心，用力把戒子曲了一曲，正打算送在口內吞下去。但她好像又聽夢蘭在空中說，「你不掛念我嗎？」她便輕輕地握在手內，眼淚如雨珠般落下來了。她又聽見她的婆婆罵道：

「什麼是傷風，明明得着「想思病」，出點風流汗，病就好了啦。死娼婦！偷漢子也偷不乾淨，偏偏叫入看見了！」真茹罵道：

「死賤人，你沒瞧瞧咱老子是誰？敢叫老子戴綠帽子，說好的。你赶快給我死！」

夢兆聽見他們說這些歹話，她氣到極點，倒反快樂起來。她腦子底確

被激刺失了常態，她忽然覺着變成小孩子，在她死去的父母面前跳來跳去。她又忽覺着然變爲夢蘭，珠泉摟着她接吻。剎那間，她眼前昏黯起來，兩隻大手從空中落下來，壓住她的頭頂。她害怕極了，急忙的把手中握的那戒子拚命吞下去。

一九二八，二，二七，脫稿於黃縣。

註一：「神主」即死去的人的神位。係以木作成，類石碑形式。

## 黑龍潭邊

雙十節慶賀的大會開過去後，米斯黃向我說：

「我們今天不辦公，同到黑龍潭去玩玩吧？」

「到黑龍潭去很好！我到了泰安三個月，到底未去過一次，不過我們應當約路同志，蔡同志一塊兒去。」

我們四個人直走了一點多鐘纔到了，因為昨天下了一場大雨，所以黑龍潭上的瀑布，噴出的水特別的大。我們過了長壽橋西面，正打算上山去。  
○米斯黃說：

「我們到橋下看看吧？」如是我們又下了橋。走到將近陰陽間的地方，在石板下發現了一封信，蔡同志忙去檢起來，大家湊在一塊兒瞧了瞧，

封面上寫的：「若有人檢起請轉交山雨君。」

「山雨君女士？不是某某會裏的什麼職員嗎？誰捐給她的？」路同志說着將信偷偷地拆開。大家又湊上頭去看，上面寫着：

雨妹！我親愛的雨妹！我知道我對你這般稱呼。你是會癩腦和怨恨的，不過，這是我對你最後稱呼，過此，我便要身葬在這萬丈深的黑龍潭內，永遠地不再討你厭棄和憎惡了！這是將死的人最後的小哀求，寬宏量大而重慈悲的你，——總該允許我吧！？」

雨妹，——我本來是個窮困而可憐的青年呀！我長得這樣的醜陋，這樣的笨呆，這樣的昏庸；上帝早已賜我孤獨了。已經失掉戀愛資格的我，當然不配叫人愛，更不配去愛人。我只好抱獨身主義，把心中的愛，移動在文學方面和自然界內；甘心去做愛海中一個落伍者吧！

你是知道的，我是受過舊式姻婚束縛的，我常想所謂愛人者，一定是我心裏頂歡欣頂親愛的女子。如果將一個我最煩氣的或者我頂厭棄的女子，強我配成夫妻，那種痛苦，還不及守獨身主義者好，而我便是被人強姦而配成夫妻的一個人。我本當立刻離婚，！在我被人強姦結婚的第一日晚上。不過，像我這樣的命運——天生的孤獨者！既然沒有戀愛的對象，又何必增加被舊道德壓迫的女子的痛苦呢？如是，我決定不離婚；然而，我的「飄流客」三字也可說從那時造成了。

雨妹！情感是可以遏止的嗎？我這種用理智遏止自己的情感，日日向冷僻的道路上發展，終至於我的精神受了極大的激刺，頹喪，煩悶，憤恨，種種地都表現出來了。那時我幾乎要瘋了！其實，那時瘋了倒好，也省却現在受這樣大的痛苦。在那時，凡愛我的人，同學們，朋友們，個個都

替我發愁，一齊說：

「子真！你這樣幹下去，一定會瘋的！我們應當替你設法改變改變你的思想纔好。」

他們有了這種決議後，便四外努力給我找愛人了。他們以爲我所以表現出那種樣子來，純正是遏止自己情感的結果；假使有了愛人調濟一下，一定能把我的精神恢復原狀；轉過意志來，大踏步向錦花燦爛的世界走去。他們所想的並不錯，底確是醫治我情感上的病的一付良藥，但是我終久拒絕他們施用這種方法，「人之患，患不自知」。我不相信世界上還有能愛我的人？假使去勉強人家來愛我，結果，會使我嘗失戀滋味的。我是個已經心碎腸斷的人了，不堪再受打擊；再打擊，便會把我打到墳墓中去了！他們總不聽我的話，還是依舊的向各處亂跑。雨妹！他們這樣愛

我，能不使我裏心越發感受痛苦嗎？

到了山東，我更感覺加倍的痛苦，因為在街上我所看見的，大半都是對對成雙的！逛斗母宮的，逛王母他的，逛黑龍潭的。他們盡量表現他們愛的愉快，盡量享受人類的幸福；竟不知在他們的身邊，還有些忍泣嚙淚的孤獨者呢！他們那種驕跨的神情，使我恨罵，又使我羨美。

雨妹，我真意料不到一個在愛海中落伍的我，竟能邀你憫憐，在我平生受萬分痛苦之中，來安慰我，作我的終身不離的安慰者。我感覺出這是生平唯一無二的愉快，在同你談笑中。我的新生命的產生，也可說完全建造在你身上了。

我認識你第一次是在從濟南退却到泰安時，經王同志的介紹，我纔曉得你是山雨君女士。那你大方態度的，和你那嬌豔的模樣；我從北京到上

悔，遇見的女性，總沒有追過你的。我和你談話的時節，我被你那清細響亮的聲音，誘惑我的靈魂，竟出了軀殼，使我失掉了一切的知覺。我那時對你，一方面羨慕，一方面恨怨。底確你是最可愛的女子；但是像我這種醜惡，呆笨，昏庸，不配去愛你似花似玉天仙般的女子；我只有焚香默祝來生愛你吧！

我坐在辦公室窗前，常常地從玻璃窗往外看。有時瞧見你的豔影在院中，我恨不得趕快跑出來和你談話；但我一想到這醜惡，呆笨，昏庸，便使我把氣矮下去，漸漸地低下頭了。但我的精神，早已時時附在你的身上了，——在你無論到何處，你的身上我總覺得有我。

使我想不到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那裏辦公事，忽然瞧見你推門走進來了，這是令我如何歡喜的一件事！因為你到我的屋子來，恐怕這

次還是第一遭兒。你到了我的屋子後，便不避嫌疑的和我共同倚在牀上所疊好的被上，談笑起來，放開你那清細響亮的喉嚨！談婦女問題，談戀愛問題，談革命問題。你的見解，真使我傾心佩服，我暗想：你不只有你的容貌，性情，的美麗，你還有這樣雄遠宏大的見識。可說自那日以後，使我對你更起了羨慕之心。我們的戀愛之芽，——也可以說萌動在那時了。

那時我得了失眠症，晚上總是睡不着，在煩悶到極點的時節，便跑到院中散步，可巧那次遇見你了。我笑着問你：

「一天已過了十二點了，你怎麼還不睡？」你指着窗上的月光回答我：

「你瞧，那月色多好，圓得像盤子一樣，我特來看月色呢。」你又問

我：

「你爲什麼不睡？出來幹什麼？」

「我近來晚上總是睡不着，心裏又煩悶，又焦燥。」你嬉笑着說：

「你煩什麼？你悶什麼？噢噢——李同志恐怕在這裏嘗失戀的痛苦吧！」

我聽見你這樣說，到使我笑了，說：

「米斯山，——我沒有對象，失的什麼戀？」

「我不相信，你在北平住了六年，沒有愛人嗎？」

「底確沒有，我是個孤獨者。」

「不然，你有很滿意的婚姻。」

「何常滿意！我的女人，是我最不滿意的，她……。」

「你不滿意，怎麼還留着呢？革命黨是不應當講妥協的。」

「沒有人能愛我，我離什麼婚？我是戀愛中的落伍者，只好永久守獨

身主義。」

「守獨身主義也可。不過，我瞧你的情感太熱烈了，強制守獨身主義，太受痛苦了。我一定替你設法解決這愛的問題。」你說着嘻笑起來。

——米斯山——你有什麼方法替我解決呢？告訴我？」

——我有特別妙法，到那時節你自然知道了。」

那時，感覺你太安慰我了。那<sup>種</sup>種甜密的吐談，使我生平頭一次覺得人生的意義的所在。我們並肩在院中散步，天上雪白的月亮替我們引路，我們瞧見我們的影子並肩照在地上，不覺互視而笑了。我們直到天快亮的時節，纔回去安眠了；經過那次的談話，使我下决心向你進攻。

以後，我們便常常聚在一塊兒談，——大半在晚上。我們的情感，漸漸地互相燃燒起來。一次談話比一次諒解，一次比一次密切；我們的愛也開始由萌芽而含苞了。

不久我們便有泰山那次旅行——那次旅行，便是我們的「愛」快將開花時期。參加共同旅行的人，——有米斯林，和王同志。我們爲節省濟經起見只叫了兩輛山轎子。你和米斯林坐着在前面走，我和王同志在後面跟着走，第一次休息的地方，當然是斗母宮了。

我們大家守着一些罐頭及水菓，麵包，舉行聚餐。因爲天氣有點熱，你便脫下你身上的大衣，露出帶淺紅色的小襖來。胸前顯出很圓吧的乳部。你那種西洋式美的表現，恐怕是一切的男子，都要拜倒了。你很放蕩地吃了一陣，便約我到廟內逛逛。我知道你是感覺出人多，談話不方便；於是我們在廟內尋好一間清淨的小屋，我很快樂遂着你到了那間小屋子內。我們開始密談起來。米斯林走進來，你笑着將他推出去，說：

「我合李同志談話，別人不准參加的。」

你告訴近來有許多的人進攻你，什麼委員啦，什麼主任啦，還有，——還有別人，現在我不記得了。你對我說你是一萬二千方討厭他們，因為你發覺出他們不忠實。他們對你純施用手段講戀愛，你表示你最喜歡像我這樣誠實的。因為戀愛你不主張用手段，你主張自然的結合。沒有經驗的我，纔曉得令人最可愛的女子，背後一定有許多的男子勾心鬥角地競爭。我委實地害怕起來，因為我的條件太不充足了，若論競爭，我當然失敗的了。但聽你說，你對他們，都很討厭，我便快樂起來。我想，你究竟有眼力認識人，使我對你這種熱烈的情感，還不至虛擲。

我們出了斗母宮後，米斯林因為路上撞見她的愛人馮君便一同回去了。只剩我們和王同志三人。王同志真精明，獨自一個人先爬上山去了。我隨着你的轎子在後面款款而行，在山洞中聽水聲，在岩石上觀題詩，在深

谷內聽松濤。有時你在轆中坐乏了，便下來和我一塊走着。南天門的石級陡如削壁，我攬着你的腕，扶着你，一步一步往上走，我一面和你談話一面咀嚼「愛」的滋味，彷彿我們的「愛」已隨着石級一步一步升高了。

泰山之巔到了。王同志早就租妥了玉皇閣內東面房子。我們便都坐下休息，天色已晚，細雨已漸漸地下起來，我們又打開剩下的罐頭，再叫山上的道士作了幾樣菜，我們又舉行夜餐了，王同志吃完後，便先到西邊那間屋子睡下了，我們守着燈又開始談笑起來。你笑道：

「李同志！我們真想不到今天晚上在此過夜呢？」

「真想不到。今天，是我們的永遠可紀念的日子呀！」

「是的，你不是長於文學嗎？不有夫時，請你寫篇筆記，——或者作篇小說來紀念這有痕跡的紀念。」

「好極，——不過我的筆墨太笨了，恐怕寫的不深刻。」

窗外的雨聲下的越發了緊。你支頰向我微笑說：

「李同志，——你將來希望有什麼樣的家庭？」

「我希望一個帶藝術性的家庭。地點頂好在湖濱，青島更好。房子不要多，只要有一座小樓，後面一個小花園。屋內的佈置——要潔淨而帶藝術性的，掉上抬布及帳，都要繡有花紋的，器具要精巧；鋼琴必須有的；照像匣子也要一個；主婦…………。」

「主婦，——是要什麼樣的？」

「主婦，——我停了半天，向你笑道：

「主婦，——頂好像雨妹你這樣又美麗又多才多藝纔好。」你的臉  
緋紅起來，低下頭停了一刻多鐘的工夫，纔向我媚笑道：

「像我這樣的醜笨，能配作你的主婦嗎？」

我聽見你這句話，真使我得意多歡喜。我那時竟不知道我的胆子能有那樣大，我陡然摟着你的脖子向你雙頰上吻起來，我們戀愛的花從此更盛開了。

次日天明，雨還未止。因為公事忙的關係，不能再留了。我和你及王同志冒雨下山去了，因為我在後面趕你坐的那乘轎子的原因，回家後兩腿都失却效用了。直直的痛了三天；走路時都一顛一倒的。同志們大半瞧見我都掩着笑嘴，那笑有時藏着羨慕，有時藏着妬忌。不管他，反正雨妹！決定「愛」我了，他們豈奈我何，為愛情本來是犧牲一切的攻擊，怕什麼？

從那以後，我的精神及身體，都起了不尋常的變化。先前我很不將修

飾，穿衣服，吃東西，住屋子，都很隨便的。現在不然了。現在居然大加修飾起來，做新的制服，買很漂亮的黃色皮鞋，終日把頭梳得光光地，吃東西，住的屋子，也都講究起來，總之一的狀況，都合先前不同了。

先前我最喜歡吃煙，因為你煩氣吃煙，所以我也忌了。先前很浪漫的；吃館子，打竹牌，閒逛，自從被你批評以後，馬上都改了；工作也緊張起來了。先前我常常的煩悶，頹喪，奮恨，現在一點也沒有了，很溫和的快樂，很振作的努力工作；先前頹敗衰弱的身體，漸漸強壯起來，臉上的灰白色也變成紅潤了。

雨妹呀！我真不曉得有愛人的人和沒有愛人的人能有這樣大的變化！我已將枯死的人，被你用神針治好了。你底確是我的新生命。先前替我担心的同學們，朋友們，聽見我和你戀愛的消息，像雪片似的信件飛來賀我

並且向各處宣傳。大體都以子真得到愛人，將來一定可以把他心裏改變過來。他們都把放不下的心，現在都放下了。這真是我生平最燦爛地一剎那。誰曉得我們的「愛」到將來竟「成水中月兒，鏡中花呢！雨妹呀！我最親愛的雨妹呀！我不曉得你究竟爲什麼以後不愛我了！我還是和先前一樣地愛你。我敢說自從認識你以後，在你眼前沒有說過一句錯話。每逢想和你說話的時節，總是先想一想，把將說的話修正一下，覺得沒有一點錯的地方，纔敢說出口；但是，你究竟爲什麼不愛我了？

我在半月以前，就感出你對我不像先前一樣了。我摸不出端倪來，我總以爲我得罪你了，便想找出點工夫和你談談，誰想到我跑到你那裏去，你照例不在屋內。一連五六天，我總見不着你。我知道我們的戀愛有了裂痕，但始終不知道那裂痕是怎樣發生出來。

我費盡了工夫向各處尋探，後來纔曉得你近來已經和某處的某秘書發生了關係了。我知到後，雨妹呀！你知道我是怎樣地感受痛苦呢？噯嚶！我不恨怨你，我只有恨怨我自己，很怨自己無能罷了！

像某秘書長的那樣俊秀，學問及資格那樣高深。我這種醜陋的容貌，淺卑的學問和資格去競爭，我焉能不失敗呢？你應當愛他，「美玉本當配明珠」。他比我的條件充足的多，戀愛本是要條件構成的。我又有什麼話說呢？不過，我不能配作你的終身伴侶，但我還希望作你的很好的朋友，因為我相信一個女子，除去愛她的丈夫外——總該有朋友吧！萬想不到我連在你的朋友的地位都保不住！終至於接到你永不准我到你屋子內的信。

雨妹，你雖然給我那種極冷酷極殘酷的信，但我並不恨怨你，並且我越發羨慕你而更愛你了。我實在是不配作你的朋友。我這種笨拙高爬的舉

動，實在不對，——蝦蟆何能吃天鵝。——我應當受重大的懲戒。你給我這封信後，底確顯出你的寬宏大量了。不過，我不願你這種寬大我，因為你寬大我，我更痛苦。我希望你馬上宣佈我的死刑，而你到反是愛我了。

「兩妹呀！我捧着你給我的那封信，痛哭了兩三宿，直哭到我淚盡，我還是在號咷，後來我的眼圈中所流出來的，也不知是淚是血。我的精神馬上又和先前一樣頹喪；身體也好似得了重病似的。先前不是說過，你是我的新生命嗎？噯！噯！我的新生命現在已經拋棄了我，我還能再活得下去嗎？」

我反復的想，我真抵擋不住這種重大的刺激，我的心腸寸寸都斷了；我的精神早已附在你身上去了，這種軀殼要牠幹什麼？殺了吧！殺了是解除我的一切的痛苦唯一的好法。這死的觀念，是我最心愛的情人賜給我的。

；在我尚能執行的時候，我無論如何是必須遵照去辦的！我咬緊了牙，決定投黑龍潭了。黑龍潭便是解除人生痛苦的極樂世界！

兩妹呀！我最親愛的兩妹呀！這是我對你最後的呼聲，你怎麼也不應我一聲？我立刻就要離別你！恕我不能向你告別！再不能在你眼前侍俸你了。我雖死決不怨恨你，請你告訴你心愛的他，我也不怨恨他，我只怨那上帝，不該把我造成孤獨者！我希望你們此後攜手向燦爛的世界去度甜蜜的生活吧！被你遺棄的我，現在就要葬身在黑龍潭內了！我的最親愛的兩妹呀！

子真遺筆十月十日

我們大家瞧完了後，個個都伸了伸舌頭；因為子真，便是某會的職員。他和兩君的戀愛，早就被同志傳遍了。他的愛人，——山雨君，已經在十月九日——昨天，同某密結結婚了。他大概受刺激太甚，陡

然起了自殺的念頭吧？

一九二九，十，十，  
脫稿於泰安。

## 表 哥 之 死

牆上掛的鐘纔敲了十二下，樂羣中學校下了課了。志超夾着書包正向能達到她家的那條路上曠去，一路之上，他自己不住的盤想：時纔校長報告下星期三校中準備開遊藝會，派我演一齣新劇，並且給了四張入場券。我想這四張入場券怎樣分配？除去用兩張送給父親和母親去看，那兩張，一張送給我表哥，一張送給我表哥的從弟俊干，因為他們都和我要好。

還有這新劇表演我是不畏難的，因為我會表演過，已經得到一部分之贊許。我所愁的沒有好劇本，時纔校長叫我自己編。他希望那本的劇內容，描寫舊家庭的黑暗，或者描寫婚姻不自由等等。可惜，我只能勉強作小說，編劇本真使我害頭痛，還是請俊干編吧，他是北平藝術

大學的學生，是編劇本的老手；在藝術界享有盛名的；志超這樣的籌劃一路。

他到了家中，照例先走到他的母親房中去。他放下他所夾的書包，拿着校長給他的入場券，走向他母親面前報告：

「校中下星期三開遊藝會，派我表演新劇，還有校長給我四張入場券，這兩張，父親母親留着去看吧。這一張送給表哥，這一張……。」他的話還沒說完，他母親臉上的顏色陡變了！忙用話打住，說：

「志超！你知道你表哥死了嗎？」

「嗯！死了！什麼病死的那樣快？前天俊千向我說，他打算約表哥到咱家中玩呢，死了！」

「什麼病」「自己毒死！」

「毒死？爲什麼？」

「不知道呢，時纔報喪的說是吃了鴉片膏子，爲什麼？他沒有說明也許……。無論怎樣，今天下午入殮，你應當去看看。」

志超聽完了母親的話，他知道表哥已經千真萬確的死了！他想到他表哥那樣聰明俊秀，現在已經赴飄渺之鄉了！世界上這樣冷酷！人情這樣凶險！人生這樣可怕！將來自己是什麼樣結果？想到此處，他眼角的淚便止不住流下來了。說：

「表哥死了，我應當去看看，吃了飯再去晚不晚呢？」

「不晚，入殮總得下午四點鐘後；聽說你表哥的棺材還沒有買着，不過，你吃了飯早些去，帶着你舅舅忙忙。」志超答應着。

王媽子端上飯來了，志超胡亂的吃了一點，便跑到他的自習室內寫了

一封請假信，付王媽交到校中。他就向他母親告辭。他母親很莊嚴的說：

「你不要向你舅舅追問你表哥爲什麼自盡！」

志超出了一驚，答應着走出，便向他舅舅家中那條路奔去。在路上不住的瞎想：表哥死的真稀奇！爲什麼好好的自殺了？他是個聰明人，很有勇敢和毅力。他讀過新青年陳獨秀作的自殺論後。他並向我說過，「自殺是弱者行爲」。他頂贊成杜威夫人關於自殺的論調，「我不自殺，我要自殺，先用手鎗打死幾個該死的人」。他究竟爲什麼自殺呢？我想他自殺的動機，一定有說不出來使他痛心的事，或者有殺不得的仇人，逼他自殺了。看母親的樣子，好像似知道一點，爲什麼不告訴我呢？爲什麼又不叫我向舅舅追問表哥自殺的原因？這其中必有緣故？無論如何，我不聽母親的話了。我非向我舅舅追問出表哥自殺的原因不可。如果表哥有說不出來使他

最心痛的事，那我非把他說不出來的事，替他宣布出來不可，如果他殺不得的人，或者不能殺的人，那我非把他殺不得或不能殺的仇人殺死不可。我將把他死的真像，公佈於社會。志超一面走着，一面想着，直走到他舅舅的大門口。

他到了他舅舅家的大門，他發現有異於平常的地方，門口兩邊堆着一大堆紙箔灰，他悟到這大概是表哥死時焚燒的紙箔灰呀！大門開着，走出走進的人，個個哭喪的臉。志超也不覺得有點心酸。

志超本來是走熟的路，所以直走到他舅舅客屋。客屋中間，放着一舖牀，牀上停着一個屍身。他曉得這就是他的表哥了，他回憶到他表哥平素對他情感，不由自主的跪到靈前放聲痛哭了！經過他舅舅和他姑母的勸解，他纔止住了哭聲，坐在椅子上，略停了一回，他向他舅舅問道：

「舅舅！表哥什麼病死的這樣快？」他舅舅把眼皮往下一榻，嘴唇往下一掀，喘了口粗氣，說：

「服毒了！」

「爲什麼服毒？志超臉上故意現出很驚異的。」

「爲什麼？誰曉得他爲什麼？總然家門不幸，遭此橫事！前天好好的，昨天晚上就吞鴉片膏子，天亮嚙了氣！」他舅舅很奮怒的指着他表哥的屍身說着。略停了一會，又說

「我也不知那輩子欠他的賬，現在纔向我追索呢！」

志超瞧見他舅舅這種神情，底確不敢再往下追問了，也知道即便再問，也不會得出什麼結果來。他轉過他的眼光直射在他表哥的屍身上，他發現他表哥身上蓋着深藍色製成用線釘着無數斜方形花紋的衾，上面不偏不

歪正在他表哥腹尖上壓着一塊生鐵塊，牀下放着一個量米用的升，升內滿裝有小麥，小麥上面放有一個滿裝油的鐵燈盃，鐵燈盃內有用紅絨繩製成的燈心，螢螢地亮着。他移動眼光向牀頭一望，那牀頭前面放有一張琴棹，琴棹上面有他表哥生前用的麻油燈，燈前面放有用粉白的紙剪成的燈照，棹子正中設有用白紙製成的神位。兩支白臘燭，明光光地亮着，香爐上的香煙，因為沒有風煽動所以直沖屋頂。他再把視線越過他表哥屍身直向牀的東邊看，牀東有一個人坐在椅子上，一語不發，趕做一個白布袋，靠那人那張棹子上面放有已經做成的似鷄樣的一個枕頭。他猜想這大概是陰陽先生，等到他再回縮他的眼光再注意到他表哥的屍身的時節，恍惚瞧着他表哥的屍身有點動，他害怕起來，趕快三步並一步的跑出客屋外門。

他瞧見天井中擺着一口棺材，許多的人圍在那裏，他塞進去瞧了瞧，

，「材扣」已經做好了，許多的油漆工人在那裏糊裹子。他擠出來向院中東南角看，東南角有三四人蹲在那裏，用草紙包燈心草。他忽然想到他臨走的時節，母親叫他帶着他舅舅忙忙。他打算也蹲下帶着他們包，但是橫豎插不下手去，只得在院中來回的踱。

「志超你也來了嗎？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他聽見背後有人叫他，回過頭一瞧，叫他的人不是別人，正是他表哥的從弟俊千。他喜歡極了，他喜歡的原因，因為俊千一定知他表哥死的原因，他拉着俊千的手，說：

「我是十二點知道的。可是的——他究竟爲什麼死了？」

「吃了鴉片煙膏子死的。」

「我知道是吃了鴉片煙膏子死的。但是。他爲什麼要吃鴉片煙膏子呢

？」志超有點不滿意他的回答。

俊千四外望了望，拉着志超坐在西面花欄短牆上，低聲向他說：

「還不是爲那個如春丫頭？」

「不對！不對！如春那丫頭怎敢逼他自殺！」

「你真傻！你不要着急，我慢慢地報告你：『若談你表哥自殺的原因，就不能不先觀察你表哥家庭的背景，你表哥的家庭，是宦門後代，所以你舅舅和妯母的封建思想，宗法社會的觀念，均特別的發達，壓迫你表哥也真可說無所不用其極。你想，你表哥是個什麼樣的青年？他是受過新思潮的洗禮，革命的先鋒隊；在那種舊家庭裏討生活，和兩個老而不死頑固東西相處，又焉往而不死呢？

』你表哥先前所以還能留戀人生的，——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雖向我

說過，「人生有三大問題：戀愛，革命，讀書，假使這三大問題，都解決不了，也只好去死了。他尤其看重戀愛問題。他說，「如果不能得着愛人，即便讀書，即便革命，都作不出成績來。」他有這種思想，所以他雖然受盡了你舅舅和你姪母壓迫虐待，他還能安慰自己——他唯一的新生命便是找愛人。

「他曾向我說過他的理想中的愛人，主要的條件，是要有藝術化的美，因為他把美看成戀愛唯一的媒介；不過，他所說的美，是廣義的包含抽象物質兩方面而言。他決定找愛人，所以他先要自己健全找愛人的工具，他本來很漂亮，他又拚命的論美觀，拚命的讀書，拚命的出風頭，拚命學音樂，圖畫，體育等等，他活潑潑地要實現他找愛人的主張的時節，霹靂一聲，你舅舅和你姪母暗中給你表哥訂下婚了。」

「你表哥也真沒想到在廿世紀的時候，你舅舅和你姑母還能以『媒約之言』「父母之命」去籠圍他，他得到給他訂婚的消息，他奮恨得要投海，可說他自殺的觀念，那時已經萌芽了。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纔把他挽回過來；我挽回他唯一的方法，勸他妥協，等到相當的時機再離婚，那時機便是他找出愛人的時節。」

「我早就知道你舅舅是不會叫他到北平讀書，因為他老人家早就把學校看成洪水猛獸，尤其是在北平讀書的學生，他看成個個都是「赤化黨」。不過，我爲安慰你表哥起見，也只好以到北平求學安慰他，使他有找愛人的機會，絕了他自殺的念頭。等到他結婚後，或者那女子容貌美麗些，能安慰他，他也或者就軟化下去。」

「萬想不到你表嫂醜得似烏龜，你表哥結婚那天晚上便向我痛哭着說

，「我的一生的幸福已經被我父母剝奪淨盡。此後，我雖然活着，不過是軀殼活着，我的精神，早已自殺了——留着這個死軀殼，安慰我的好朋友吧！」俊子說道這裡淚珠連貫流下來了，接着又說：

「誰想到……現在……他……他……他……連這無精神的軀殼也不要了！」志超很悽慘的問道：

「後來呢？你不是說他爲如春丫頭死的嗎？」

「聽我說，後來……後來……他驟然變了態度，不和先前那種頹喪，那種苦悶，那種消極，他呈現出極活潑快樂的精神來。他先前灰黃枯燥的臉，驟然間紅媚柔潤起來，彷彿受過寒風冷霜擊打的一棵樹，忽然又被和暖的春風吹過來一樣，漸漸又蔥綠起來，生氣勃勃地。我知道他已經自殺了的精神，又不知被那位女子，大慈大悲的活觀音，用淨瓶中的甘露點

活了。我不曉得這位女子是誰，有一天我把他請在我家中，細細追問他，他笑面不語，知道其中更有好文章，追問他更加緊了，他笑道：

「我不怕你知道，但是希望你守秘密，我現在已經有了愛人了。」

「你的愛人是誰呢？我笑道。」

「就是那如春了頭。如春了頭太美麗了。太多情了。」他很快樂的告訴我。

「我一聽他這個報告，我的心活躍起來，我很感謝如春了頭，他發出慈悲的心，把這位已經沒有靈魂的青年救活了。我們的放不下的心已放下，我很舒服的笑著追問他告訴他們愛經過的。他也不客氣告訴我說：

「我們愛的起源，是在我害癩病那一個月；那時節，你弟婦因為他父親病了，回家去了，我母親因為沒有人侍奉我，便把如春了頭撥在我的房

中侍奉我。我在以前就看好了她，因為他是個極艷麗活潑的女孩子，並且曾經入女學校，略知社會上普通的常識，比之你嫂，真有天淵之別。這次居然到我房間了，我想我的找愛人的機會到了，他侍奉我非常的週到，作點食也很細心，尤其最令人愛的，善於瞭解我的心裏，我願吃什麼，不用我說，她就找好了。脾氣，性情，和藹而柔媚；無論是誰，恐怕看了她，沒有不愛她的。

有時我愁悶，她很能安慰我。她底確比觀世音都靈驗，我的病被她侍奉不到兩天就好了。然而，我還粧着有病，我怕母親叫她回去，因為我母親也是離不了她，她是我母親開煙了頭。

「每天晚上，她侍奉我睡了，她纔出去，有一天晚上，我躺在牀上，故意不睡。她坐在床頭上，和我閒談；那天晚上，我也不願談什麼話，只

呆呆地鑄量她。她的粉白的臉，漸漸地紅潤起來，她的風流的眼珠，不知向何處躲藏，她的兩隻柔軟而白皙的手，也不住玩弄那茶壺蓋。她被我看羞了。我閉死眼假粧睡熟了，她將被輕輕地替我重新蓋了一蓋。他捏手捏脚向外走。我咳嗽一聲，她又轉回來了，仍舊坐原舊的地方。我故意玩弄他三四次，她向我笑道：

「少爺，你怎麼開我玩笑？少爺！天這般時候，你應當睡了。」

「我情急了，順着她的笑聲，把她撲在懷中，她羞得掙扎了一回，嬌喘無力的笑道：

「少爺你要作什麼？老太太快來了！請鬆手把！」

「不能來！你放心吧！我說着便向她的紅媚的腮尖吻起來，她雙眸緊閉，嬌羞無語的享受。我正在計畫解她的香羅帶的時節，我母親的脚步便

纏起來，她掙出去跑了，幸喜母親沒有瞧見。」

「他說着便歡欣起來，咯咯地笑個不住我逼問他：

「後來你們怎麼？」

「他羞得臉緋紅，向我笑道：

「我們已經達到『魚水得和諧』了。我們的紀念日，便是正月初一天晚上。哈哈！那天晚上，真快樂！我纔曉得人生真意義是什麼，我總算不白活了一輩子，即是立刻死了，我也歡心。如春真是我的新生命，哈哈！從今後我可不自殺了！這是他們戀愛的經過。」

「噢！後來如春丫頭一定不愛他了。是不？」

「不是喲！那如春丫頭，當然還是愛他。不過如春丫頭已經死了？」

「爲什麼？自殺了嗎？」

「不，那裡有這麼多的自殺的，我繼續告訴你：

「自從他們發生戀愛以後，當然比先前更親密了。但是你表哥家中地方很仄，沒有閒地方，供他們幽會，晚上如春又在你姑母屋裡套開內睡，你表哥如果想着和如春做那種事，非爬窗不成。這種辦法，天長日久，便被你姑母窺查出一點，多虧你表哥機警，後來晚上就不敢去了。然而，天不隨人願，如春一頃漸漸貪睡喜酸起來。胸前的雙乳也忽有了漿汁，小腹也漸漸地膨大，她知道這是懷孕的先兆。她用百般的方法，想着把胎兒打下去，但是，那胎兒可巧生得非常的堅固，微風不動的在她腹中，一大一日，並且又漸漸動起來。她害怕了！她知道這是禍根，終有一天被老太太查覺出來反到不好辦，不如自首了吧！有一天如春便在你姑母眼前，哭訴她和你表哥戀愛的經過，她哀求你姑母將她收下，給你表哥作妾。雖

遇到你這若不死給母，願水推舟的人情她不作，到將如春丫頭痛罵了一頓，說她是娼婦，誘奸你表哥，給他的母親一百元錢，永遠不准她再到你姑母家中去。將你表哥也痛責了一頓，說他誘奸母婢，逆倫悖情，從此不准再出頭露面，丟人現世。

「如春丫頭本來是已經訂婚了，這次忽然發生這件事，在舊社會上當然受輿論的攻擊。她母親被社會上輿論所諷刺，當然對她更百端虐待起來，所以她回家的第一天晚上便遭了一頓毒打。如春又羞，又氣，又痛，便病倒在牀上了。她母親因避免她婆家的疑心，便積極設法墜她腹中的胎兒。她用奇想天開的墜胎法，便是令如春丫頭躺在牀上，她在牀下用她自己的屁股往下壓。你想，久病的如春怎當她這一壓。這一壓的結果，如春腹中的胎兒固然墜下了，如春的性命也跟着嗚呼哀哉了！如春臨死的時節

，會留下幾句話給你表哥，她說：

「我快要死了！這次死的原因，完全死在少爺身上，然而我不恨少爺，像我這樣貧苦的丫頭，蒙少爺這樣的愛我，雖死我也很光榮的；只是請少爺宥恕如春，如春不能再侍奉少爺了！」這幾句話是如春臨死時咬破指頭寫的血書，託王媽移交你表哥的。

「表哥，以後，看見那血書是什麼樣子？」

「你表哥自從被你舅舅始母發覺他和如春的戀愛，痛罵他以後，他便被家中人，及社會上的人，聯盟唾棄了。先前他的大姐姐和他的小妹妹及本族內一切的女人，都願接近他，現在他的大姐姐和他的小妹妹及那些女人在一塊談話和嘻笑的時節，一見你表哥來了，馬上都沉寂起來，個個冷單單的面孔，好像是你表哥是個老虎，能吃了她們似的，都跑散了。先前

你姪母及你舅舅雖然虐待他，但是還有時和他談笑，討論處家之道，現在他們一見你表哥走到他們眼前，便馬上把笑容斂住，卽刻現出嚴酷陰險的態度來，使你表哥只好縮步退出。先前你表哥到街上玩的時節，街上的人都親願近他說笑話。現在他一到街上，那街上的人，見了他出來，交頭指耳的議論，沒等到你表哥走到他們跟前，他們又都散開。街上的，幾羣小孩子，也都擠鼻弄眼向他嘲笑着說，「偷奸的人，還配上街玩。」他瞧着這週圍的環境的惡劣，使他痛苦到萬分。但是，他還留戀着，因爲如春還活着，他總相信，有一天還可以見面，所以他自殺的慘劇，還不致演成。

他接到如春丫頭的血書後，他便失了常態！忽怒忽笑的，簡直可以說是瘋顛了。看他的樣子好像是痛苦比先前減輕了，其實，他痛苦已達到極點，所神經也就錯亂了。

「昨天他到我家來，他向我放聲痛哭，他說：

「我快要死了！因為如春的影子時時刻刻在我眼前的擺動，無論牆上，樹下，鏡子裏，都有如春的小像。昨夜夢中如春披頭散髮的向我哭，他說，『她已經成了鬼了，』叫我去和她營共同生活。』俊千呵！我可好了！從此，我可能飛到自由之鄉了！」他說着狂笑起來，我知道他神經刺激過重勸他回去了。那天晚上即吞了鴉片煙膏子。

俊千說到這裏，便聽見一片哭號聲，志超回頭一看，院中的棺材及那些人都看不見了。他知到已經到了入殮時間，便和俊千跑進客屋去，裝殮已完畢，棺材已經蓋上，正是加釘的時候。志超和俊千均懊悔不該在外談話。竟把最後見面的幾會都耽誤過去。他倆個想到已死者自殺的原因，及死的慘慘，不由得均放聲號咷起來。他倆個號咷的聲音非常的大，振動了滿

客屋的人，恰似兩隻受傷的猛老虎在深山谷中的叫喊一樣。許多的人都停止了哭聲，側耳聽他倆倆的號咷。經過一點鐘後，客屋的人的哭聲，漸漸地小至沒有了，終至於只有他表嫂一人在那裏若續若斷的涕泣。

俊千走出客屋，叫志超到他家中去玩玩，志超瞧了瞧表，正是四點半鐘，正有時間，所以就隨着俊千走了，到了俊千的客屋，兩人圍着被坐在床上，略休息了片刻。志超方想起校中開遊藝會的事，忙從腰裡掏出兩張入場券，說道：

「我們校中下星期三開遊藝會，送你一張入場券，請你務須去吧！這一張本來送表哥的，爲貫徹送表哥的主張，只好燒了吧。」說着不過眼圈又紅了，擦着一隻洋火，將他手的一張入場券焚化了。俊千接着志超所送他那張入場券看了看，問道：



上一般人明瞭。現在，你能編成劇本更好。不過，劇本的名稱極端要注意，依我的意思，叫黑暗家庭頂好。」

「不甚好！太俗了！」俊子說着低頭尋思了一刻多鐘，慢慢的笑道：

『我看就叫表哥之死吧！』

一九二九，二，脫稿於上海。

## 將來的愛人

(上)

小雲是我在北京大柵盤院中央公寓住的時節認識的，她那時纔十歲。她和他媽住在我住的那間屋子東邊，他父親住在我的那間屋子西邊。在我下課去來時，她常常跑到我的屋子來玩，我曾考查她的身家。她說，她的父親是奉天人，她的母親是廣東人。從她的談話中我纔曉得她是姓秦。

她的天資很聰明，雖然未上學校，但是初級三年的學生，恐怕還有不及她的。因為她已經讀完了二年級的課本，常常抱着書到我跟前唸給我聽。她的算術，加，減，乘，都學會了。英文除去會讀字母以外，還會說「耶是」和「弄」。比較起來，僅有十齡的女孩，能學到這樣，也算得

可以了。

她的脾氣性質，都很天真的。滿院子住的客人，除去快將就墓的冬烘先生以外，沒有一個不向她開玩笑的。但她非常的廉潔，任何人給她的東西——無論是好玩的，是好吃的，她都不要，她唯一的拒絕的方法，說，「俺家有。」

她獨對我則不然。她常常向我索大聯珠內的畫片。我雖然不甚願吃烟，因為她喜歡要畫片的緣故，我曾買了一大盒大聯珠烟，抽畫片給她玩。我買的好吃的東西，她照例是拏着吃的。亞梨，花生，餅干，這都是她頂喜歡的，我記得她吃着說着，

「咱兩好，我頂討厭那些「死鬼油炸鬼」！」

那時，我很奇怪，除却我上課的時分，其餘時間都是和她玩。我的精

神也絲毫離不了她，無論在班上，在馬路上走着，腦海總有一個小雲的影子。底確我由於愛她，而漸至於戀她了。

很可笑的是有一次，她擎着她五歲時所照的小像，向我說：

「c先生——送你這張像吧。」說着嘻嘻，嘻嘻，去笑了。我接到手中瞧了瞧，一個裸體小胖女孩坐在草地上，懷裏還抱着一個小磁娃娃，我瞧了她，再瞧了瞧像片，我不覺笑了。

「這是你嗎？怎麼不大像？」

「是我，——這是我五歲時的像。爸爸昨天晚上纔找出來的，我擎着像片接了個吻，我便在牆上摘下我那四寸像片，說：

「小雲！我也送你一張吧。」她拿着也學我在像片上一樣的吻了一口，說：

「這是你嗎？怎麼也不大像？」說着很天真地又去笑了。

「怎麼不像？這是去年照的。」

她抱着我的像片，跑到她的屋子裏。我從板壁上聽見她向她媽說：

「媽呀！C先生給我像片，你給我做個框掛在牆上吧！」又聽她媽笑道：

「好呀，明天就給你買。」不到三天，我那張像，果然懸掛起來，在她讀書的那張小棹上面。

她常常叫我領着她去瞧電影，但她到電影園中，照例是睡一半子覺，只能睡前半部。猜她的意思，彷彿是喜歡我伴着她出去玩，並不是她就那樣願瞧電影，因為她媽和她爸爸領她瞧電影的時節。她常常地說：

「我不去，我在家看門。」從她這句話中，便可以證明出來。伏假我

回家之前，有一天我把她抱在我懷裏，告訴她：

「明天，——我要起身回家了。」她聽了我這句話，冷了半天，很難受的樣子，說：

「你不能不回家嗎？我想你！」

我回答她非回家不可的原因，她急得要哭，我用盡了種種方法去安慰，總止不住她的悲泣。我那時也不知爲什麼心裏也酸起來，兩個眼眶中的淚也流下來了。我倆個抱着哭了半點多鐘，——假使那時有人聽見，一定說我是傻子。後來我說：

「小雲，——你不要哭，我一月就回來。」她纔止住了哭聲，兩隻手揉着眼說：

「真的嗎？不要撒謊。」

第二天早晨，我本來想着不叫她知道偷偷走出，省得她心中傷感。萬想不到她正在院中梳頭，聽見我拿着行李往外走，她慌忙地叫了一聲：

「C先生」便散着頭髮跑出去。那時我已經上了洋車。她向我招手道

：

「C先生！你真一個月就回來嗎？」說着眼圈又紅了。我心裏也很覺得難受，說：

「小雲！你回去吧！一個月我就回來了，」說完了，我催着洋車走了。

耳邊上便聽見一陣哭聲，越走越小，終於沒有了，我在車上暗想：小雲這孩子，待我太好了。可惜她年歲太幼，假使她有十七八歲。我便把她作我戀愛的對象。其實，如果我真愛她，就再等她七八年。我今年僅有廿五歲，再住七八年，我纔卅多歲，也不算晚。況且小雲這樣地聰明，恐怕

她到十三四歲時，情芽便萌動了，我決心愛小雲了。我現在不防就拿着她當我戀愛的對象，因為她已經被我熱烈擁抱接吻過。我相信我和她繼續熱烈地好上去，直到她長成人，她對我的愛也是不會減輕的。我想到這裏，就好像我的戀愛已經成功了似的。

(中)

放假家居，妻子團圓，在旅外的學子，均看成莫上的快樂。尤其是我那莊子，正在山的前坡，古松，蒼柏，籠罩住全村。村後有小瀑布，從山巔奔流下來，直流到村前小澗內，潺潺地聲，在夏天聽着使人感覺格外的暢舒。放假避暑，可說是天上花園了。

但我不知怎樣地就不能像先前那種喜歡她。我時時感覺出坐臥不安。好像她不適宜于我住似的，——就像住在一個不十分相識的一個朋友家

裏一樣。雖然我也曾領着我那幼女和我的女人在小澗邊上釣了幾次魚，但是我越感覺出愁悶來了。我瞧着我那幼女長的那樣地醜陋，我想到在北平的小雲，是何等的活潑？是何等的聰明？假若我能夠領着小雲到村中玩玩，她瞧着這天然的光景，又不知怎樣地快活啦？我希望我的幼女變成小雲，回頭再瞧我的女人，使我更要哭出來。你瞧——秦太太是怎樣漂亮，像醜的像印度人似的，我一生的幸福，早已成了泡影了。我希望小雲立刻長得像我那女人一般高。恍惚覺得我那女人就變成小雲模樣，但是，一閃灼還是個印度人站在我眼前。

一天一天的度過去，我覺得過得太慢了。我恨不能馬上把牆上掛的日曆牌，撕到該回去那天，我的女人瞧出我不同往日伏假家居時的狀況，有一天嚴重地向我說：

「你這次回家怎麼這麼這樣的煩悶呢？恐怕你在外有什麼愛人吧？」

「我有什麼愛人！」

我暗想：我在外只有小雲，——小雲並不能算是我的愛人。我雖然將來想着愛她，也只可說將來的愛人。將來的愛人，更當守秘密，不准叫她知道的。

這天，我真煩悶極了，我真不知道是哭好？還是笑好？我氣恨到萬分，把一套茶具都摔碎了。我的女人罵我發瘋。我不理她，其實，我真快瘋了。

僕人送來一封信，信封是用紅鉛筆寫的，寫的十分整齊，字勾處恰像女人寫的。我很驚疑的，因為我從來沒有女朋友。我急忙拆開，裏面很模糊而很草率地寫了十一個大字：「C先生，快來吧！我想你。小雲。」

我聽完了，笑了一陣，便向那信封上吻了幾口，閉死眼，默想我在北平和她談笑的狀況。我又猜想那封信成者是秦太太寫的。秦太太能替她信封，一定對我印象十分好。將來我要愛小雲。她一定很贊成的。但又一想：小雲在我回家後。不知是怎樣想我？不然，秦太太何能替她寫封信，召我去。但無論如何，我要早早回去纔好。我爬起來，便叫我的女人預備行李，明天一早就走。

我那女人聽見這種光景，便猜疑起來，很帶氣的說：

「誰給你的信？使你高興到那樣？一定是你的愛人！把信拿給我瞧瞧。」我笑着說：

「你不要疑心。這是一個同學寫的。」我說着把那封信撕碎了。我的女人氣哭了，不管她，反正明天就走了。

我到了北平後，當然一直叫車跑到中央公寓了。在路上想：我到中央公寓時，小雲一定跳躍着走到我跟前，跳到我懷裡，將那兩片鮮紅的嘴唇，又不住的吻在我的頰上了，我想着心房內的血又激盪起來。到了中央公寓門口時，我的心弦有點顫動。我跑到我住的那間屋子，放下行李後，便放開嗓子喊叫：

「小雲！」往日這一叫，她那清脆的喉嚨應着一聲：

「嚶——」便跑進我屋子來，但是，現在呢？寂靜無聲。我很奇怪地跑出來到了東邊那間屋子去，裏面坐着約有四十歲的一位老官僚。我又跑到西邊那間屋子去！西邊那間屋子，門上緊緊地鎖了一把鎖。我很失望地叫公寓的火計來。我問秦太太和小雲都搬到那裏去了。他說：

「秦太太和小雲及秦先生都搬走了。」

「走了！到那裏去了！」

「南下了。」

「到上海去？」

「是的。」

「還回來嗎？」

「不能回來吧！他把東西都帶走了。」

我冷了半天，不得已回到我的屋子去，眼眶中的淚也已奪眶而出了，從此我不願意讀書了，終日就像失掉了靈魂似的，捧着她給我那張小像，躺在床上病着看着，有時希望她趕快長的高大起來，有時希望她趕快來信，一連三四個月，那時我是怎樣傷感和悲哀呀！

(下)

後來我因事到了上海，各處客棧裏訪問小雲，但都沒有蔣先生的名子，我又想：上海這樣大，何能找得着。這種瞎找，豈不是和瘋子一樣。到南京正當作點工作，如果我和她有緣，雖隔千里也能相會，十年後也可再遇見。若無緣，就在眼前也瞧不見的。如是我安心了，我不再作無意思的追求。

一月，二月，三月，一年光陰漸漸地都過去了，小雲的印象，總在我腦中亂翻，沒有一時忘却。一天下午，我在第一公園荷心亭上觀水中的荷花，忽然有一位婦人領着一個女孩走上橋來，那小孩用力釘了我兩眼後，便放下那婦人直跑到我跟前，兩隻手摟抱着我的兩腿，叫道：

「c先生，接着便哭起來，把頭緊偎着我的腿縫內。」

我吃了一驚，暗想：這女孩子是誰？半天我纔醒悟過來，這就是小雲。

我也擁抱她流下淚了，秦太太趕上前來，我放下小雲，拭淨臉上的淚痕，問了秦太太好。我握着小雲的手走到荷心亭小石床跟前，我們三人便一齊都坐下了。秦太太說：

「c先生！你不知你走後，小雲想你真想得利害呀！每天睡覺時，在夢中還叫你。他曾寫了一封信，叫我替他寫了一個信封寄給你，可是，你見了嗎？」

「見了，——我是見了她那封信纔到北京。誰想到你們都走了！」

「不能不走，——警廳裏通緝秦先生呢！你不知到，我們走時，小雲就是不願走。她說：『c先生來時，一定找不着我們了。』後來我逼着才走了。」

此時，我纔用眼睛量小雲，小雲長得比先前高二寸多，年歲已經十一

了，臉上越法秀麗，眉目間含着深刻媚態，彷彿已經曉得人事似的。聽見她媽說她如何想念我時，眼中的淚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懷裏，我不願得回答秦太太的話，我只有用手巾替她拭她臉上的淚珠。她說：

「c先生！你在那裏住？搬到我們家裏吧。」我紅了臉笑道：

「不！我常去找你玩好了。你住在那裏？」秦太太笑道：

我們住在一枝園三十八號，有工夫請你到我們那裏玩吧。」

天色已經晚了，她和小雲要回去了。小雲很戀戀不捨的逗留一會，終於我送她們去了公園門，上了馬車。小雲說：

「c先生！明天一定到我們那裏去玩吧，我和我媽預備飯給你吃。」

我答應着，馬車向前得得地開走了。我在馬車後窗玻璃上，望見小雲瞧着我笑，但是剎那間那小雲的笑影及馬車均不見了。只有空虛而淒涼的灰白

馬路，擺在前面。我站在公園門外，默想了一會：我的將來的愛人，——小雲當用什麼法子，能使她的軀幹趕快的高大起來。愁的我左右的環視，那凋謝的淺草，忽然黃枯了，忽然青了綠，忽然又黃枯，忽然又青綠了，閃躍了數次。我驟然間好像似已經度過了六七年，小雲已經十七八歲了：披着極時髦的外套，燙着頭髮，穿着高底鞋，豪邁地走到我跟前，我欣喜得不由己的摟着她的項頸接了個吻，攬着她的腕便向那灰白的馬路走着，彷彿是已和小雲結婚了。

一陣清風，撲在我臉上，使打了兩個寒噤，把我精神恢復了原狀。我瞧了瞧表已經快到七點半了，身上有點冷。我叫了馬車轉了回去。在馬車上側面玻璃窗上，向外瞧見水果店及洋煙舖內灼閃亂過，我計劃明天到小雲那裏去，買許多的水果和糖，還有藏在大聯珠煙內的畫片送給她。

## 王寡婦

初秋的傍晚，太陽光早已沒有了。空中的飛鳥亂叫着向叢林中歸去，籬內的鷄鴨都閉着眼在那裏打頓；S村中的農夫都停止他們田地工作，三五成羣的回來休息。

王寡婦早就把晚飯做好啦。但她並不吃，依着門馬頭，目不轉睛地向外望。心裏計算：小田怎麼還不回來？常時都在太陽未斜時候就回來了，從來沒有這樣晚！今天到這般時候，還未回來！怎麼好？李大媽的阿巧是常和小田同往同來的——只好去問李大媽，她的阿巧回來了沒有？倘若阿巧也沒回來，他倆個一定在外邊貪玩去了。若阿巧先回來了，他也必知道小田的消息。

王寡婦却是一個很有決斷的人。她告訴他的房東張太太請她照料們戶後，便向李大媽的門口蹣跚地走去。

剎那間到了李大媽的門口。王寡婦便推開了門，往裏走着問着：「李大媽在家裏嗎？」

「在家裏呵！王四嫂嗎？請裏面坐吧！你怎麼能有工夫出來玩呢？」李大媽滿臉浮笑迎着說：

「呵巧回來了嗎？」王寡婦蹙着眼眉說：

「回來了！怎麼小田還沒回來嗎？」李大媽很驚疑的問道：

「可不是呢！到如今還沒回來！呵巧也不知道他看見小田沒有？」王寡婦着急的探問：

李大媽伸長脖子，放開額喊叫：「呵巧！呵巧！」

「呵！呵！」阿巧答應着從屋裏跑出來，向着李大媽問道：「媽呀！你叫我做什麼？」

「你瞧見小田沒有？你四大娘不放心！親自問你來了！」

阿巧轉過臉來對着王寡婦說：「四大娘我早晨和小田一同進城，被人擠散了，不知道他向那裏去了！」

「下午你也沒瞧他嗎？」王寡婦皺愁問道。「阿巧回答道：『下午也沒看見他！』」

李大媽聽了阿巧這番話，便登時現出很驚恐的樣子向王寡婦說：「噫呀呀！可不好呵！高梁地密密，又有路劫的，又有狼！前兩天聽說，『往C城走的大道中間劫了兩個賣草的，那一個身上還受了許多刀傷呢！東莊馬家的孩子，大前天不是了狼了嗎！昨天祝二叔回來的時節，還遇見一隻

狼！多虧他力氣大，又擎着手杖，才沒吃牠的虧呢！小田到這般時節不同來！不是遇見什麼……？」

王寡婦先前對於小田沒回來，不過想到他在外邊貪玩，或者是沒賣完了魚，半點也沒想到有什麼危險！聽完了李大媽這一段話纔曉得這般時候，小田不回來！有這麼大的危險！想到路劫和狼的可怕！心房中不住的亂跳！很腳躑了一會，而急忙的離了李大媽的門口，獨自愁鬱地往C城走的大道去覓她的愛兒。

王寡婦站在往C城走的大道，乘着月色，看得分外的清楚；一望無際，靜悄悄地一個行路的人都沒有。

王寡婦又害怕又着急！心中計算：或者小田是往他『老娘』家去了！所以到這般時候沒回來！纔展開眉目，覺得她所想的，並不玄虛。迷茫的

黃昏裏登時現出灰白的大道，隱約照出兩邊高粱地的影兒，給她一個奇幻的印象，暗示她：不能！縱使小田往他『老娘』家去了！也必稍個信回來！倏然間高粱地密密地，彷彿有人在暗中告訴她：小田在路上一定遇見路劫的和狼了！王寡婦溫柔的心懷，起了焦灼的內然。片刻間又轉過來意思計算道：小田一定是往他『老娘』家去了！因為找人稍信不着，在他『老娘』家中住下了。明天早晨，不待天亮，我在竈下燒火：小田就敲着門唱着小曲回來了，這也是常有的事，心中又放開了，倒反覺得先前過於憂慮。忽然一陣涼風吹動兩邊高粱地發出一種沙沙瑟瑟地聲音，好像似告訴她：她所計算的又錯了！剎那間高粱地密密地，彷彿又有人在暗中告訴她：小田的確地遇見路劫的狼和了！種種地情緒，蔚然地起在她心裏。

王寡婦反復地推想，假若小田真在路上遭了事！我怎麼辦呢？他老子

慘死的時節，他才三歲，我受盡了痛苦，纔把他養活大了！眼見就能賺錢了！誰想到老天爺爺……我是那輩子作下罪孽……好好的丈夫被人殺死了……剩下我一個孩子……還……想到這裏，咽啞地哭着，就像真個小田遭了事一樣。

陡然一個黑影從往C城走的灰白的大道上迎面來了，愈走愈近。王寡婦停住她的咽啞，用袖拭淨了眼睛，仔細的看，那黑影的高矮，脚步，行走的姿勢，恰似小田。王寡婦登時變成喜悅，目不轉睛地釘着那個黑影。誰想到走到眼前瞧一瞧乃是王寡婦的鄰居阿六。王寡婦驟然地失望，恰似一爐烈火，無端地撲滅了。很悲慘的問道：

『阿六！你沒瞧見小田向那裏去了？』

『沒瞧見，他沒回來麼？……………。』

王寡婦聽見阿六這一段話和李大媽的狠和路劫的片斷連續起來，心中覺得小田在路上一定凶多吉少。心中焦灼而且隱痛，放聲哭着往前走。一陣細尖的小曲打斷了王寡婦的哭聲，彷彿是小田的聲音。王寡婦抬起頭來瞧了一瞧，那黑影已經走近眼前，果然是小田擎着空甕子唱着小曲兒回來了。王寡婦又恐怕不是！仔細瞧一瞧認清確是小田後，就像鐵針見了磁石的一般跑上前去，攙着小田的脖頸很歡喜的問道：

『小田你怎麼這般時候纔回來！我當是你在路上遇見劫路的和狠了！』說到路劫和狠便又咽鳴的哭起來！

『媽呀！我賣魚賣晚了，我不願意把魚剩回家中，決定了主意。非賣完了不可，所以回家晚了。媽呀！你別生氣，我以後早早回來就是了！』王寡婦也停止了漣的咽鳴，携着小田，回到家中，窩內的晚飯還熱騰騰

騰地。總計王寡婦出去到回來，纔半點多鐘，但是她可覺得時間非常的久。

王寡婦點着滿身油膩的麻油燈，把晚飯擺上，小田和王寡婦對面坐下。

○小田吃着說着：

「媽呀！今天早晨我往C城裏去賣魚，經過西村的育才小學堂的門口，有許多的小學生都排着隊，夾着書包，唱着清亮的小歌兒，什麼『哥哥握長刀，弟弟學體操……』真好聽啊！媽呀！我也不願意賣魚了，跟着他們一同去唸讀；難道我賣一輩子魚嗎？媽呀！你願意不願意？」

「小田呵！你別癡心妄想啦！唸書我不願意嗎？我雖然糊塗也曉得賣魚的事不是你應當幹的，但是我家中除了吃飯的盤碗以外，還有什麼？連房子都是借來的。」

「我家中從來就這樣窮困嗎？」小田很愁悶地問。

『不是喲！先前咱們本來是村中的富戶，自從你父親慘死了以後，咱的家產都齊了公了！好歹留下你和我的性命！那時候你纔三歲，我抱着你滿街走着討飯吃！這幾年你大啦，多虧你聽我的話，見天出去賣魚，我日黑夜忙着，替人家做針線，吃穿纔不愁了。但是那天你不去賣魚，那天我不替人家做針線，那天就，『拉不開鍋蓋』。這種光景，你還不知道嗎？生活都維持不了，那裏有閒錢，閒工夫，使你去念書呢！』王寡婦。兩眼含着淚說。

『媽呀！我父親爲什麼事慘死了？官家爲什麼要把咱的家產充公呢？』小田驚疑的問道。

『孩子呵！你父親是被官兵殺死的！你父親是一個革命黨黨員……』

『嗎呀！怎麼叫做革命黨員？』

『反對大清國坐天下的，叫着革命黨員。我們都是漢人，不能受滿人的專制！天下是人民共有的，並不是大清國一家的私產；推倒專制，改建共和。這是你父親常常對我說的。』

『我父親爲什麼被官兵殺死了呢？』

『民國前三年，你父親聯合許多的黨人，謀集C城內舉事；事機不秘，被人知道了！官兵拏去許多的黨人，你父親逃出來躲在家中，被一個姓李的賊子告發了！』

『那天早晨你父親正在坑上睡眠的時節，撞進來十幾個包着頭很凶惡的大兵，擎着明晃晃地刀！嚇得我滿身亂抖！擲着你父親就走！我急了走上前去扯着你父親哭着不放手！被一個極凶惡的大兵倒了兩三下鎗把子！』

後來……後來你父親向我說：『你不用難過，我是爲救被壓迫的民族而死！你當慶祝我！此後我惟一的希望：希望你好好教訓小田吧！』這些話我記得很清楚，不到三天你父親就被官兵殺死了！家產也充了公！我和你的性命，好歹被賄村長保出來！』說到這裏又淚涕的不住。

『小田呀！你願意念書嗎？你真常念書呵！爲你的慘死的父親復仇！繼續你父親未做完的事！你真常念書呵！但是，我從何處弄得錢給你作學費呢！天呀！唉唉！』

『記得你過第一個生日的那一天，你父親擺下許多的東西在坑上，讓你『抓週』，試驗你將來喜歡幹什麼事業。你什麼東西都不去拿，單單地把手一管筆一本書拿在手中，死不放手地握著。你父親非常歡喜，摟着你的頭笑嘻嘻地向我說：『小田真是好孩子。將來念書一定成名的。』那時候

我正在坑上替你做衣服，聽見你『抓週』的情形，聽見你父親歡喜你的話；我心中也不覺欣悅起來了，刺下的針，拉出來的線，針針都有意思，針針都活着。真沒想到不到三年你父親就遭了事了！誰叫你沒福！徧徧地你父親早早死了！』王寡婦愈說愈悲，不禁由淚涕而失聲！

小田看他媽這樣痛心地哭着教訓他！他也不覺跟着他媽哭了！滿屋子充了悲哀和怨曲！忽然窗外發一種蒼老的聲音叫道：

『你娘們兩個都不用哭了！哭也不中用的！小田求學的經費我擔任着，放心睡眠吧！』

深夜之中，王寡婦和小田的哭聲被窗外所發的聲音震破！王寡婦和小田都驚而且怕！側着耳朵，仔細的聽，恰似房東張老爺的聲音！纔打算問是誰？接着便有一陣脚步響，愈走愈遠，漸至於無！

## 走到她的墳前

我的蔚如！

當我抱着犬兒領着虎兒蹣跚地走到你的墳前的時節，不由我放聲痛哭  
了。

在我南京走的頭一天晚上，你向我哭着說，『我們結婚到現在有十年了，統計算起來，你在家中只住了六個月多點。現在，你好歹有了工作，我跟你出去住吧！況且我近來身上總是不好，恐怕……』你說着落下的淚珠直滴在我的前衣襟上。那時我因為環境的關係，嚴辭拒絕了你的要求，你一語不發的直哭了一宿。

我在南京接了你許多的信件，大意均是報告家中經濟困難！並且說村

裏有許多欺辱我們，言外露出還是願意我叫你出來。我寫了一封信去安慰你，並且告訴你不能出來的原因。噯噯！我真不該欺騙你，說我不久便回家中。其實，那時我心裏並沒有回家的決心，誰想你見了這封信，便永遠不再給我信了。

一月，兩月，三月，光陰似箭般的向前飛奔。

我因為公事忙，沒有工夫寫信給你，也只當是你在家中也很忙，沒有工夫寫信給我。所以一直三個月沒有見你的信，當時也沒有推求其原因。後來你的信斷絕六個月之久，我纔着了急，打電去問你。噯噯！誰知道你竟臥病半年多了。

五弟捎來的口信，說你病的很危險，你願意回家看你一躺。噯！這還用說嗎？你就沒有病，我也應當回家看你。誰想到正在我要告假回家的時

節，徧徧總司令又要北伐了。你是知道的，軍時發動時期，任何人不准請假的。沒奈何？我只得匯去五十元錢給你養病，並且安慰你說，『北伐成功後，我一定回家看你。』

北伐軍進展真快，不到一星期便攻克徐州了。我在徐州留守司令部內住了五天，不知爲什麼心裏起了特別的變化，坐臥不寧，總覺得你的靈魂不離我左右。夜間一合眼，便瞧見你披頭散髮站在我眼前，有時向我狂笑，有時向我痛哭。我知道你一定因多吉少，——你在家中。果然不到三天，便接到由南京轉來的電報，說你……你……你在本月三十那天晚上十二點鐘病故了。

我瞧見那封電報，當時哭昏了數次。司令憐憫我破例給我十天假。我馬不停蹄連晝帶夜的奔回家去。在路上知道你死去好幾天了，然而，還希

望在回去後能夠聽見你那副空顏，在最後永不能見你面時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裏，並且打算倘若能夠見你的屍身，一定抱着而痛哭一場。誰想到我回家後，連你盛驅壳的棺材也都沒有聽見，只有你葬後三日的新墳孤立在我眼前。

當我回家後的時節，虎兒及大兒均頂着雪白的紙披着白布衫撲倒在我懷裏。大兒兩隻手揉着眼，哭着說，「爸爸回來了，媽媽死了！」虎兒在她痛哭之中，驟然停止她的哭聲，急忙跑回套間去，這真叫我驚怕！後來她出來了，擎着你臨死以前留給我那封信件。她哭着說，「這是媽臨死的頭兩天倚在牀上枕頭上寫的，囑咐我等爸爸回來交給你。爸爸呀！媽，！真想你在媽臨死的時節，還四外看，不住的問我，你爸爸回來了嗎？你瞧，你爸爸回來了，在那裏！」媽！那時的臉上的笑，使我真害怕。」說

着又哭起來了。

我打開你遺下那封信，我忍淚讀下去，我只覺得上面一片血淚，使我的五臟都破裁了。甯如，我負你了！我萬分對不住你了！使感你受那樣痛苦而至於死了！現在，說什麼呢？只有緊緊地握着那封信，放聲痛哭！

我的甯如？

回頭想想！你到我家裏到現在，十年零一月二十五天，這十年之中，你那天不在活地獄般的家庭中過生活，公婆的虐待，姑嫂的凌辱，還有……還有……該死的我對你那般冷酷。你真是個賢而且淑的女子呀！在四外都壓迫你的時節，你總無半句怨言，終日勤勤不息的工作。你無論見了任何人時，總是笑嘻嘻地臉兒。但是，在深夜人靜，你常常在燈光息放聲痛哭。噯噯！使我懊悔過不來的，我不該每次在你痛哭的節，用最嚴厲聲音

去遏止你，使你心中的怨曲，不能哭訴出來。假使在那時讓你痛哭一場，或者以後你就得不了那種鬱悶病了也未可知。

你的容貌，是怎樣的漂亮，你的雙手，又是怎樣的柔軟白皙，你的性情，是怎樣的天真爛漫；自從到我家來，因為終日忙碌，刷鍋，洗衣，造飯，風雨的侵襲，晝夜的操勞，將你很監麗容貌，漸灰黃枯敗起來，將你白皙柔軟的雙手，變成似松樹皮那般粗糙起來，使你天真爛漫的性情，陡然安靜沈寂起來，。總之你的心身，已經被萬惡的家庭壓迫摧殘而漸處於死的道路上去。然而，在當時你唯一的留戀，！是愛我，你希望我們總有一天創立一個美滿家庭，這也可說你的一線的生機！在當時。

兄弟們「分炊」了，你的希望達到了，我記得你在我「分炊」後自己經營獨立生活的第一天晚上，你含着笑盡力喘了一口粗氣說，「從此我可

爬出地獄了，我真想不到我還有今天。——你那時快樂的神情，彷彿是你一個死去的愛人忽然你聽見又這魂了一樣，所以我們雖然常常被經濟壓迫，然而，你並不畏懼，你很愉快的，種地，替人縫紉，洗衣，你說，『仗着我兩隻手，也能夠使我們一家生存。』你那時的容貌，也漸漸地由灰黃枯敗的顏色變成紅潤，並且肥胖起來。你的性情，沒有和先前那種天真爛漫，但是，也不像在『分炊』前那種安靜，寂靜了！言語也漸漸的多起來，只有你那兩隻手却比先前更粗糙起來。我知道了，那時你已經脫去死的道路而漸漸向活的道路上走了。

記得我在北京讀書時節，有一年因被經濟所困，餓病在公廨內，各處朋友的錢都借過了。我正是束手無策的時候，。你也不知在何處探出救，外邊臥病情形來，將你的妝妝，衣，褲被褥，首飾，一齊典當出四十元從

郵匯寄來。那時多虧這四十元，纔把病養好了，你這種辦事靈敏和敏捷，直至我死後，也是佩服而感激的了！

大前年我在家中犯了吐血症，醫生說是肺病第二期，那時我害怕極了。因為肺病第二期，便沒法治，簡直和宣佈死刑一樣。我很頹喪地臥病在家中，我打算把學休了，底確那時我灰心喪志到萬分，自以為將死的人，還讀什麼書？那時使我不能不佩服你觀察理真透澈，你堅持主張我帶病到京，完成學業，你說，「你的病不一定是肺病，况且就是肺病，到了北京找個外國醫院治一下，也省着在家中被庸醫誤了。」你這幾句話，將我快死去的靈魂又激醒過來。我鼓着勇氣帶着病，重來北京。果然，你說的不錯，在協和醫院証明出我受的病不是肺病了，所以醫治不到一月就全愈了。

我能夠畢業，能夠參加革命工作，能夠在社會上負責任，不客氣說都

是你一人賜給我的，然而，在當時你勸我去京的時節，你是也忍痛割愛的不捨離開我，並不是你心裏願意，因為在我要起身那天早晨，我還未醒，你擁抱着我痛哭。我在夢中聽見你哭聲，睜開眼後，你忙鬆了手，急拭你眼上的淚痕。我知道了，說，「你不願意我去，我還在家中養病吧！」你拭淨了你臉上的淚，說，「沒有不願意你走？如果你愛我，還是你趕走吧！」——你那種識大體用理去制情爲表現，真使我們黨人羞愧。

前年我在天津被警廳逮捕下獄了，在軍事澎湃的時期，黨案叢出的時期，我早已料到的我性命無望了！在我被捕後。我堅決不願叫你知道，恐怕你痛心，想不到七弟走漏了消息給你。我出獄後，聽見別人報告我說，「你在聽見我被捕的消息後，一連八九天沒有吃下飯和睡覺，直到我出獄。別人說，假若我那時被槍斃了，你一定要自殺，你這種熱烈的愛我

，比我那時對你的冷酷，在你也已死去之後，我的回聲，能不使我永遠悔恨嗎？

去年我有了相當的工作，這是在有生以後，正式工作第一遭，也是自由完全消費的人變成能生產的人的頭一遭，你很歡喜的要我領你走。我真不該拒絕你，使你一生旦夕所期望的一線的生機絕望了。嚶嚶！我早知其如此，我決不顧一切的把你領出，他人的攻擊又算什麼？

該死的我呀！沒有勇氣帶你出去，也該常常稍稍錢給你維持生活。我就不想想：虎兒也大了，虎兒也該耐苦了，生活也一天一天高起來了：毫無所有的你，難道還叫你像先前那樣拚命操勞嗎？我真不該在外邊把領下的生活費盡量的浪費了？更不該不常常地稍信去安慰你，使你在寂寞冷酷的鄉村中感覺出一點熱氣。

## 我的籍如！

我曉得我的罪過了，我從五弟的口中得出你病危的消息，爲什麼不即刻回家，軍令算什麼，從虎兒的口中及你最後的那封信上的言語都能探尋出你病的所由來，及你死的原因。你這次所以致病的原因，是愛我和恨我的兩種心思織成的。你這次死，直接死於病，間接就是我殺了你。霜如呀，殺了你的人就是你心愛的人。以後我死後在靈的世界，撞見了你，我不曉得你對於殺你的人，我，你還能和先前那樣愛我嗎？虎兒及虎兒呀！你們不是愛你媽媽嗎？殺你媽的凶手，就在你眼前。你們爲什麼還不給你媽復仇呢？我懊悔了，我懊悔極了！在你遺信上說，「叫我重新再找愛人，……。」霜如呀！你何必這樣說呢？你記我不是在你那年抱小產那次病中，我曾向你宣過誓，「假若你死了，我決守獨身主義。」誓言猶在，

我何敢忘。我知道你很愛我，希望我得到一個別的女子安慰我，但你可有此心，我決不能有此想，我在接到你遺信而讀完的時節，本來想着立刻自殺了，但你拋下的無依無靠的孤兒！大兒及虎兒交給誰呢？我爲去負擔你未能完畢的責任起見，只好暫且偷生。但我相信只有我的軀殼活着，我的靈魂早已飛到靈的世界尋你去了。

請你放心些，大兒及虎兒？我知她們都是你最心愛的，也是你我愛的結晶，此後，我決意盡量的保護她們，不再令她們離我一步，我願自己撫養她們，教育她們，使她們終久達到你素日所希望的她們！大學畢業，和最滿她們意的婚姻。我以後也不再奔波了，所有的一切事務及職位一概辭去，只作一點社會事業，維持生活，候她們出閣後，那時間，我便在你的墳墓上造成一間小屋，每日坐在你的墳頭前面，盡量的澆淚，直到我永遠

不能再聽見你墳頭的日子。

我的猶如！

天色也已昏暗起來，寒風颼颼刮着松枝濤濤的響，夜遊的東西也都蠢蠢的蠕動了。大兒哭睡了我懷裏。虎兒彷彿是害怕兩隻手扯着我的襖襟。我爲體貼你愛護她們的心腸，恕我不能再逗留了。三步一回顧，五步一徘徊，我哭着向前走，彷彿覺着你緊緊地追隨在我後面，又彷彿聽見在遠處隱隱約約地有人呼我的名字。

一九二九年，一，二，脫稿於煙台。

# 少年先鋒

沐鴻著

少年先鋒，是沐鴻君的傑作。沐鴻爲近代作者之先進，文筆之流利，詞句之柔媚，凡讀過沐鴻君的作品，沒有一個不欽羨不讚，這本集子，是沐鴻君贈給新民半月刊的。現由敝館交涉承印，不日出版。特此預告。

北平震東印書館

## 汪精衛的

# 帝國主義侵略

中國趨勢和變遷概論

這原是汪先生的提出國際聯盟草案，因爲內容着力指各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過往與如今的種種事蹟，所以有以此定書名。敝局念中國革命的新階段，除一方在剷除封建勢力，一方已進至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爲恐努力從事打倒帝國主義運動的革命同志有未看過這本對於帝國主義活活的照妖鏡，用特付印，以饜閱者。定價三角。中國書局出版，現由震東印書館經售

# 女人的魔鬼

許躋青著  
定價五角

這是許躋青先生第三集小說集。許先生的小說在過去北平，上海及哈爾濱各雜誌刊物上看得很多，以流利的筆墨去寫精細刻畫的事蹟，使閱者眼目迷離在彼字裏行間，心神嚮往往彼描寫的境域裏，這集小說中之前幾短篇係描寫男女兩性間的色情活動，後幾篇已深入社會去，從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吶喊。凡看過許先生的淚吻及嫩姬的，不可不看這集呀！

現由震東印書館經售

## 「破天荒」：請看 工人運動的理論及方略 出版了

此書，係張君少峰所參著。張君在秘密時期，參加工人運動多年，曾被逮捕，幾死於獄。今本其實際參加工作的經驗，參攷本黨關於工人運動的理論各種書籍，歷二年之久，而著成此書，內容約十萬餘言。凡參加工人運動同志，及願研究工人問題同志，應人人手持一篇，以作參攷，此書現已出版定價：實價五角，售價五折，凡參加工人運動的同志，曷興乎來！

震東印書館經售

## 新民叢書之一

# 革命的自然史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不日出版了！

此書內容，共分十章：(1)革命與演化(2)緩慢發展的革命運動(3)初期的不安(4)革命的後期(5)經濟動機與社會神秘(6)革命的爆發(7)激烈派之得勢(8)恐怖時期(9)恢復常態(10)下次革命，都十萬字。著者這美國愛德華滋博上 Lyell Edmond 由鐘存一紙以流暢之筆譯出。著者對革命作精詳之研究，以綜合的方法，博引歷史證據，以較異同，注重數量，用統計方法，及以心理與經濟，解釋革命。尚為一種有系統的著作。尤為建立革命的科學 Science of revolution 的先鋒。欲研究革命現象，革命問題，欲瞭解革命之一關鍵—mechanisms of revolution 者，不可不讀。該書已在印刷中，不日即可出版。定價大洋六角。各地書坊俱有代售：直接向本會購買亦可。

現由震東印書館出版

